

禮記集說

十四



禮記集說

樂記

卷九十二  
之九十六

卷九十二至九十六

計書百拾書頁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二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鄭氏曰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禘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臠孰之大羹肉湑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

孔氏曰樂之隆盛在移風易俗非崇鐘鼓之音食饗之禮謂宗廟禘祭在於孝敬非在致美味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也朱弦案虞書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此云朱弦明練之可知也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孰而絃濁瑟兩頭有孔疏通之後兩頭孔相連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

遲弦聲既濁瑟音又遲是其質素初壹倡之時但有三人贊歎之言歎者少也雖然有遺餘之音言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遺音人念之不忘也此覆上樂之隆非極音也大饗之禮案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此云腥魚故鄭知大饗為禘祭宗廟也尚玄酒在五齊之上腥生也俎雖有三牲而兼載腥魚謂薦血腥之時至薦孰之時皆耳之而孰魚則始末不亨故云俎腥魚并肉湑皆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雖然有遺餘之味人愛之不忘也此覆上食饗之禮非致味也

張氏曰樂之盛本在移風易俗非窮鍾鼓之音禮之盛本在安上治民非崇玉帛至味清廟之瑟言樂盛非用極音大饗即食饗也變食言大崇其名故也不尚重味故食言大也此言禮盛不在至味先王制禮作樂本是教訓澆民平於好惡之理使去惡歸善不為口腹耳目之欲令反歸人之正道也



長樂陳氏曰德爲禮樂之本禮樂爲德之文樂之隆在德不在音非極五音之鏗鏘而已大饗之禮在德不在味非致五味之珍美而已清廟之瑟爲樂之隆則大饗之禮其禮之隆歟清廟而以朱弦䟽越之瑟和之使人知樂意所尚非在乎極音者也且得無遺音乎老子所謂大音希聲此也周官大司樂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蓋羞其肆而酌獻焉則以裸猶生事之有饗也羞其孰而饋食焉則以食猶生事之有饗也饗以陽爲主而其祭爲禘食以陰爲主而其祭爲祫由是觀之食饗之禮未嘗不致味謂之非致味者豈大饗之禮而誤爲食饗歟曲禮大饗不饒富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故大饗之禮尊尚玄酒俎尚腥魚豆尚大羹貴飲食之本也聖人爲禮貴本始以示之使人知禮意所尚非在乎致味者也且得無遺味乎左傳所謂大羹不致此也樂書

清江劉氏曰此皆言貴其本而忘其末也遺者忘也棄也清廟之瑟美其德而忘其音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其味凡樂以音爲之節而反忘音焉意不主於音也意不主於音是故朱弦䟽越乃可尚也凡食饗以味爲之文而反忘味焉意不主於味也意不主乎味是故玄酒大羹乃可尚也主於音則不能遺音不能遺音則雖煩手淫聲有不足矣主於味則不能遺味不能遺味則雖大牢庶羞有不足矣故孔子曰禮樂云

延平黃氏曰極音致味以物爲音爲味也朱絃之有遺音元酒之有遺味以德爲音爲味也先王之制禮樂也以極口腹耳目之欲則雖極音致味不足以厭其志而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則內足而無待乎外矣故雖朱絃之濁䟽越之遲三嘆之希元酒之質俎魚之腥大羹之淡足以勝其欲是以先王之制禮樂也務使人以理而後動以節而後作

嚴陵方氏曰以樂之隆非極音則凡音之所極者皆樂之殺爾以饗之大非致味則凡味之所致者皆饗之小爾極音則無遺音致味則無遺味矣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升而在上則隆之故也瑟堂上之樂君子之所御此清廟之詩所以必播之於瑟也朱絃疏越皆非極音之義倡必有和歌之常也於此則歎之而不和者以言之不足故也是所以有遺音歟大羹以其不和故足爲大也於玄酒言尚則知腥魚大羹皆在所尚矣於腥魚言俎則知玄酒之在尊大羹之在豆矣於大羹言不和則知玄酒之不厚腥魚之不孰矣是互相備也有所遺則爲不盡矣極與致一也互言之耳前曰食饗後曰大饗又何也饗雖以食爲下亦未嘗無食焉故以食言之然饗之類不一且嫌其非大也故又以大言之

延平周氏曰傳曰有聲者有聲聲者有味味者有聲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是故清廟之瑟有遺音者貴其未發之音也所謂未發者無音之音也大饗之禮有遺味者貴其未嘗呈之味也所謂未嘗呈者無味之味也

山陰陸氏曰一倡而三歎所謂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於是爲至遺猶忘也言造其極者忘其粗也遺音與味其於禮樂可謂真得矣

新安朱氏曰一倡三歎蓋一人倡而三人和也今解者以爲三歎息非也

慶源輔氏曰三歎謂聞者歎其有遺音也有遺音言弗盡其音也有遺味言弗盡其味也於此有所遺則於彼有所盡矣

金華邵氏曰禮樂皆得而謂之德者豈自外來哉得之於我而非強探力索始可謂德耳是以樂之隆雖鍾鼓管磬千戚羽籥

莫不具陳而非得乎樂者故非極音食饗之禮雖邊豆簠簋體薦饗餼莫不畢備而非得乎禮者故非致味至文王清廟之瑟聲濁而遲倡者一而歎者三其音蓋有遺矣而後世必貴焉者以文王之瑟有得於樂故音雖不足而德則有餘也大饗之禮元酒腥魚大羹其味蓋有遺矣而後世必重焉者以大饗之禮有得於禮故味雖不足而德則有餘也然則禮樂之理豈假於外亦貴其自得於吾身而已

鄭氏曰教之使知好惡也

孔氏曰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朱絃疏越是非極耳目也教民均平好惡使好者行之惡者避之反歸人道之正也

黃氏曰禮樂之制所以平天下之情欲俾各知其分而不萌好

五十六

論語卷九十一

惡之心者也洪範云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皆節其好惡之心為王道者也若禮樂失制則王道不行而好惡無節矣譬諸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名器失制則小人者不責己愚但心惡其負而好其乘也是故強脅弱眾暴寡奔競無極為大亂之道也若禮樂明備則君子在位小人自知其愚不求僥倖之乘而甘乎負矣如斯則是好惡有節而反人道之正也

長樂陳氏曰作好則失仁作惡則失義故平其好所以反之仁平其惡所以反之義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反仁與義者反人道之正也周官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所謂防民之情偽者平好惡也教之中和者反人道之正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飲食以行禮非極口腹之欲歌舞以作樂非極耳



目之欲禮以節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過樂以和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乖好得其平則好也人之所同是惡得其平則惡也人之所同非好惡止於一故能反人道之正焉

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夫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好能惡是爲人道之正矣

馬氏曰先王之制禮樂也不知者以爲極口腹耳目之欲極口腹耳目之欲從其小體而已先王之爲禮樂將以教民平好惡平之使中其節也反人道之正則非強其所無也使之復其性之本而已

慶源輔氏曰人之好惡本無不正也蔽於私奪於氣則不得其平而失其正矣禮所以防其私樂所以平其氣也

金華應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何往而非正發而中節謂之和何往而非平乖戾而失其平則和

德喪偏倚而失其正則中德虧平其好惡則得其和反人道之正則得其中平者固所以趨乎和正者固所以趨乎中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惟平則正矣正則中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鄭氏曰性不見物則無欲物至知知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己也理猶性也

孔氏曰自此至道也論人感物而動物有好惡所感不同若其感惡則天理滅爲大亂之道故下文明先王所以制禮樂而齊之也外物既來每一物來則心知之會意則好愛之不會則嫌惡之是好惡形也好惡恣已之情是無節於內所欲之事道誘

於外外見所欲心則欲之是知誘於外也不能自反而禁止則天性滅絕矣

河南程氏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俱備元無少欠

橫渠張氏曰謂天性靜則何常靜謂之動則何常動天性難專以靜言無物非天性靜也感之而動氣之性也何謂氣之性人須氣以生其性即氣之性也感者必待有物則有所感無物則何所起喜怒哀惡去取莫非因物而有知知猶言能知其知則好惡形焉

長樂陳氏曰人生而靜書所謂惟民生厚也有不為天之性乎感於物而動書所謂因物有遷也有不為性之欲乎史遷以性之動為性之順誤矣夫道有君子必有小人性有善必有惡知惻隱之為仁羞惡之為義是非之為知辭讓之為禮此知性之

言四九

言說卷九十二

六

本也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鼻之欲臭口之欲味此知性之欲也知性之本循而充之為君子知性之欲循而充之為小人

樂書

嚴陵方氏曰性稟於天靜而無欲物自外至而入吾可知之域得所欲則在所好非所欲則在所惡而好惡形焉知者知其所知也然心知其為好而好之知其為惡而惡之所謂好惡特未定也知誘於外則逐物逐物則不能反躬沈於人偽而天理滅矣

馬氏曰人生而靜則無知也物之至然後知之順其心則好逆其心則惡好惡無節於內則在內之志誘於在外之物不能反躬以復其性之本而天理於是滅矣然則所謂知者非真知也所謂欲者非可欲也所謂動者非動而中節也所知非真知則所欲非可欲也欲非可欲則其動亦不能中其節也

延平周氏曰靜則為性性則情之未發者也動則為情情則性之已發者也

山陰陸氏曰物至而知所謂知則所謂真者鑿而好惡形矣列子曰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

廬陵胡氏曰欲情也董生曰情者人之欲也禮運云喜怒哀樂愛惡欲謂之七情易取於良其背者背則不見可欲也知所知者多也人病以多知爲雜理猶道也鄭謂理性也案易說卦云窮理盡性則理性各別

新安朱氏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

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未有形氣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是理降而在人具於形氣之中方謂之性已涉乎氣矣便不能超然專說得理也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 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命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 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

節於內知誘於外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唯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唯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唯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

延平黃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靜而中者靜之正也動而和者情之正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無中爲之主故也莊子曰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夫用無涯之知應無窮之感生無節之好惡則天理滅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能反躬而誘於外爲樂此天理所以滅也

廣漢張氏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必耳心宰則情得其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爲人欲矣 又曰反躬之義深矣好惡無節於內則知爲物誘心不宰而情徇於物矣故貴於反躬焉反躬而求之則夫生而靜者卓然而可見而萬理可得而窮矣平日致知力行無非反躬之功也

慶源輔氏曰因上禮樂教民平好惡故此推人好惡所由生反躬謂反之於心也變性言理善言性也滅謂堙滅之實未嘗亡也

金華邵氏曰感物而動性始有欲欲非情欲逸欲之欲性而無欲則槁木死灰耳率性之謂道從何出哉孔子曰我欲仁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書曰惟天生民有欲果情欲逸欲之謂乎所謂物者亦豈外物哉感君臣而敬感父子而親之類耳然性非自

能有欲也物至於吾前吾之知足以知之故所喜則好所怒則惡其欲遂形欲雖形矣當此之時乃邪正未分之時苟作好惡無節於內而吾之知又爲物誘於外則流蕩忘反而天理滅矣天理即人道之正也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鄭氏曰窮人欲言無所不爲

孔氏曰物既衆多感人無有窮已所好所惡無有法節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人化物也人既化物遂而遷之恣其情欲故滅其天生清靜之性而窮極人所貪嗜欲也知者欺詐愚人勇者困苦怯者疾病者心所嫌惡不收養之老幼孤獨無有哀矜者故不得其所也

橫渠張氏曰窮人欲則心無由虛渟立天理人心者人欲道心者天理窮人欲則滅天理既無人欲則天理自明明則可至於精微謂之危則在以禮制心 又曰滅天理而窮人欲今當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長樂陳氏曰天理滅則人之良心亡矣彼生於其心者安得無悖逆詐僞者乎人欲窮則人之美行喪矣彼發於其事者安得無淫佚作亂之事者乎夫然則弱者無所恃而爲強者之所脅寡者無所附而爲衆者之所暴愚者無所施而爲知者之所詐怯者無所立而爲勇者之所苦疾病不養而其政散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其民流非大治之道也豈足以同民心哉自好惡無節於內至滅天理而窮人欲不能平好惡之患也自有悖逆

詐偽之心至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不能反人道之正之患也由是觀之先王之於禮樂刑政獨可已乎樂書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謂其蔽於物則我亦物也我亦物則以物而交物者也以物而交物則天理所以滅而人欲所以窮也天理滅人欲窮大亂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物之感人自外入而無窮人之好惡由中出而無節則非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者矣故曰物至而人化物也人為物所化則滅自然之天理窮使然之人欲而不反矣天下之亂莫大於此故曰大亂之道

馬氏曰君子為能役物物至而化者是役於物者也

李氏曰夫役于物則失其精義逐于物則喪其利用而化于物者言其成于漸也孟子曰冥于物傳曰習與性成夫人之於物

也始于交至于化而終于成夫物有外有內得于內者內物也動于外者外物也能無失其良心則不汨其內物操其常心則不動于外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內物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謂外物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言內之物交乎外之物也夫所謂不能反躬者舍其常心也好惡無節于內者失其良心也

新安朱氏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夫極密兩邊都有此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主宰如何被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意渾粹又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返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唯恐其存之有未至也而反滅之人欲唯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

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則天理之本然者初未嘗滅也但染習已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耻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耳

慶源輔氏曰是故君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天下固未有大於心者自強者脅弱至孤獨不得其所皆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反此則天理也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鄭氏曰人爲之節言爲作法度以遏其欲也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射鄉大射鄉飲酒也

五十二

記說卷九十一

十一

孔氏曰人爲猶爲人也言制禮樂爲人作法節也食饗饗食賓客也凡此皆是正交接之節不使相陵越也

張氏曰言制禮樂以節於人衰麻以下並是陳禮節人之事也長樂陳氏曰居喪以哀爲主其發於衣服容體則斬衰三升而其貌若直至總麻十五升而去其半容貌可也其發於言語聲音則斬衰唯而不對其哭若往而不反至總麻議而不及樂所以節喪紀者如此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故鐘鼓以聲文事干戚以容武事所以和安樂者如此婦曰昏夫曰姻二姓之好自此和室家之道自此正所以別男女之親也男娶以三十則參天之陽數女嫁以二十則兩地之陰數則陽數者必成以陰故始之以二十之冠則陰數者必成以陽故始之以十五之笄所以別男女之成也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酒禮旌以詔之鼓以節之朴以戒之定其位有物

課其功有筭使人存爭心於揖遜之間奮武事於燕樂之際德行由是可觀齒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於鄉黨也食以養陰而食在所主焉饗以養陽而飲在所主焉故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而諸男如之禮事相於世婦樂事序於樂師所以正交接於賓客也然亂多而刑五治多而禮五故天之所秩不過五禮有庸而已由是觀之節喪紀而使之不過者凶禮也和安樂而使之不乖者吉禮也別男女而使之不雜者嘉禮也正交接而使之不瀆者賓禮也不言軍禮者舉干戚與射以見之樂書

嚴陵方氏曰人為之節者因人而制為之節也因人之有喪紀也故制為衰麻哭泣以節之因人之有安樂也故制為鐘鼓干戚以和之以至昏姻冠笄之於男女射鄉食饗之於交接亦若是而已且制禮所以為之節也樂則所以為和也總曰為之節

者蓋樂雖和而不流是乃所以為之節也以至別男女正交接亦無非節而已喪在彼也而我以禮數紀之故謂之喪紀衰麻有重輕之節焉哭泣有多少之節焉於樂舉鐘鼓以見管籥於舞舉干戚以見羽旄安則無危樂則無憂和則可否則相濟之謂也和其安則安不至於怠和其樂則樂不至於流昏姻所以別男女之名冠笄所以別男女之服

延平黃氏曰先王為人化物然後制禮樂人莫不有禮樂之實而無化物者則天下自有禮樂矣先王安用制哉及其化物非特滅天理也偽禮偽樂又從而乘之故先王之制禮樂也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恩有厚薄禮有隆殺麻所以節其文泣所以節其情

新安朱氏曰人為之節言人人皆為之節也

金華邵氏曰先王制禮樂以為防閑之具則人道正而天理還



制爲衰麻哭泣則喪紀不失人道之正制爲鍾鼓干戚則安樂不失其正昏姻冠笄則男女之道正射鄉食饗則交接之道正此以上皆明禮樂之意如此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孔氏曰禮有尊卑上下所以裁節民心樂有宮商角徵羽及律呂所以調和民聲政謂禁令用禁令以行禮樂也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止之四事通達流行而不悖逆則王道具備矣

長樂陳氏曰帝道成於虞王道備於周周之時禮掌於宗伯樂掌於司樂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以謂化民於未僞之前者在禮樂而不在刑政治民於已僞之後者在刑政而不在禮樂四者交達順理而不悖則王道備而無關矣禮樂譬則陽也刑政譬則陰也陰積於無用之地不時出以佐陽則天道不成刑

五

記說卷九十一

十三

政委於不急之務不時用以佐禮樂則王道不備然則急刑政緩禮樂其霸道歟禮自外作而節民心以外節內也與書以禮制心同意樂由中出而和民聲以內和外也與書以義制事同意

樂書

嚴陵方氏曰禮以道其志然後能節民心樂以和其聲然後能和民聲政以一其行然後能行禮節之道刑以防其姦然後能防禮樂之失四者如是則無所不達無所不達則無所不順無所不順之謂備前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也此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也既曰道其志又曰節民心蓋禮達而分定禮達則所謂道其志也分定則所謂節民心也

馬氏曰禮者齊人之外而亦所以節於中故禮節民心樂者導民之心而亦所以和於外故樂和民聲禮樂者爲治之本也政以行之恐其有所偏也刑以防之防其不帥於禮樂也此與上

之言雖不同而其實則一也先王舜治之大要莫出於斯四者故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世用矣

金華邵氏曰用禮樂者先王之本音心間有不循吾化而越禮棄樂者則有政焉以使之必行有刑焉以防其或違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鄭氏曰同謂協好惡異謂別貴賤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合情飾貌欲禮樂並行斌斌然也

孔氏曰從此以下為樂論此章凡四段自此至民治行矣為第一段論樂與禮同異同謂上下同聽莫不和說也異謂尊卑各別恭敬不等也無所間別故相親有所殊別故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明雖有同異而又有相須也勝猶過也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析

五十八

禮記卷九十二

無復骨肉之愛唯禮樂兼有所以為美合情謂樂也樂和其內是合情也飾貌謂禮也禮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二者無偏是禮樂之事也

河南程氏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長樂劉氏曰樂和上下所以為同禮別尊卑所以為異同則遠邇相親異則大小適宜故相敬相親而無節則流蕩而忘返相敬而無節則離析而不通是故合和天下之情以為同者樂之事也音飾萬民之貌以為敬者禮之事也

長樂陳氏曰樂主和而為同凡天下所謂同者麗焉禮主別而為異凡天下所謂異者麗焉周官大司徒以樂禮教和以儀辨等記曰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教和則其仁足以相親而不乖辨

等則其義足以相敬而不越二者不可偏勝也詩曰好樂無荒  
戒其流也易曰履和而至戒其離也樂者為同而有異焉故雖  
合愛未嘗不異文樂者為異而有同焉故禮雖殊事未嘗不合  
敬要之樂同禮異者特其所主爾

延平黃氏曰可以相勝者仁義也故厚於仁而薄於義則親而  
不尊厚於義而薄於仁則尊而不親不可以相勝者禮樂也故  
曰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仁義相勝則相治禮樂相勝則相賊相  
親以其有情相敬以其有分禮樂之同異正也而使之相勝則  
非禮樂之正矣故情勝分則流分勝情則離樂於內合情禮於  
外飾貌內外不相勝而後為禮樂之事禮者理也而行禮者義  
也樂者情也而稱情者文也下文上下和與夫爵舉賢者所謂  
仁以愛之也貴賤等與夫惡不肖刑禁暴者所謂義以正之也  
嚴陵方氏曰同則有情以相親異則有貌以相敬然能同而不  
能異則樂勝於禮其和至於流矣能異而不能同則禮勝於樂  
其體至於離矣禮樂不相勝而無流離之患則能事畢矣故曰  
禮樂之事也

馬氏曰同則有恩以相愛故相親異則有文以相接故相敬流  
者無所止離則失其所附禮樂之道貴其並行而不隆於所獨  
也

新安朱氏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此字  
禮纔勝此字便是離了樂纔勝此字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  
中即是禮樂之正 又曰嚴而泰和而節

建安真氏曰禮屬陰凡天地間道理一定而不可易者皆屬陰  
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運轉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  
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雨露霜雪之相濟方能  
氣候和平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云云為旱陰太勝則溢而為水

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物不成禮勝則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難合樂勝則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

慶源輔氏曰樂者所以合人之和禮者所以辨人之分和合則相親分辨則相敬有以合其情而無以飾其貌則樂勝而流矣有以飾其貌而無以合其情則禮勝而離矣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二者闕一則不可

金華應氏曰同異者禮樂之理親敬者禮樂之效流離者禮樂之偏內合其情而相與交致其親敬外飾其貌而不使偏勝於流離此禮樂之見於事為者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鄭氏曰等階級也

孔氏曰義宜也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文謂聲成文也樂文諧同則上下自和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分別矣用刑罰禁止暴慢用爵賞以舉賢良則政教均平矣用仁以愛民用義以正惡則民治行矣此經凡五事也

張氏曰言禮樂刑政既均又須仁以愛民義以正民如此則民順理正行矣

長樂劉氏曰禮之為義立於民心則貴賤雖殊而莫敢以為不等等也樂之為文同於天下則尊卑雖異而莫敢以為不和也是以用禮樂以尊崇之者示之以天子之所好也用禮樂以疏遠之者示之以天子之所惡也好惡著於天下則賢不肖有別而民務德遠罪矣故暴於禮樂之俗者必有刑以禁之賢於禮樂之俗者必有爵以旌之仁以愛之謂樂以和其心也義以正之

謂禮以方其行也溥天之下莫不如此則民治行矣

長樂陳氏曰禮粗而顯而以義微之樂妙而幽而以文闡之故禮非義立則貴賤之位不等樂非文同則上下之情不和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卑高已陳而貴賤位禮義立則貴賤等之謂也節奏合而成文父子以之和親君臣以之和敬樂文同則上下和之謂也因禮樂以好惡則好惡著而賢不肖別矣刑以禁暴與衆棄之也爵以舉賢與士共之也因好惡以施刑爵則人人勸賞畏刑而政均矣爵以舉賢仁不可勝用也刑以禁暴義不可勝用也仁以立人而有以愛之義以立我而有以正之則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固足以同民心出治道而民治不行未之有也前言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此兼刑以爲政何哉曰孔子將爲政於衛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子張問政於孔子則對之明於禮樂而已是禮樂者政之本刑罰者政之助以刑爲政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之也

樂書

延平周氏曰合情者樂之事飾貌者禮之事禮之義既立則貴賤有等樂之文既同則上下能和有禮有樂所以平好惡故好之著則所好者賢惡之著則所惡者不肖此賢不肖所以別惡之必至於刑故刑以禁不肖好之必至於爵故爵以舉賢有威有福則政之所均自好之至于爵仁以愛之也自惡之至于刑義以正之也如此則民治行矣

嚴陵方氏曰貴賤以位言故曰等上下以情言故曰和於禮言義於樂言文於禮言貴賤於樂言上下互相明也然上言不肖而下言暴者蓋不肖雖爲可惡然未至於可刑必至於暴然後有刑以禁之也

馬氏曰禮義立則貴賤等公以七爲節侯伯以五爲節子男以三爲節此等之之迹也樂爲同故樂文同則上下和君臣上下

同聽之莫不和敬此和之之類也於禮言義於樂言文言義則有數言文則有情言文而不言情言義而不言數互文以見意也義者禮之本故言立樂者八音克諧故言同好惡當其實則賢不肖有別自貴賤等以至於政均其爲治略具矣而猶未盡也又有仁以愛之義以正之故民治行矣於王道行則止言禮樂刑政而於民治行則不止於禮樂刑政而又益之以仁義者蓋王道備則爲治之略民治行則爲治之詳上言政而又言刑此則兼刑以爲政者蓋合而言之則政刑一也分而言之則刑與政異矣

山陰陸氏曰所謂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有以禁之又有以舉之是之謂均所謂民治仁義而已非所與論於仁義之外也

李氏曰夫禮之所以爲異者以其數也樂之所以爲同者以其情也數必存乎義情必見乎文故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樂之道爲明爲出爲愛爲變爲息而屬乎陽禮之道爲幽爲入爲化爲殺爲消而屬乎陰屬乎陽者于人爲好于政爲爵于治爲仁屬乎陰者于人爲惡于政爲刑于治爲義故曰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慶源輔氏曰禮之義立則貴賤有等樂之文同則上下相和同亦和也貴賤有等矣上下相和矣然人之賢不肖終不能無也賢者好之不肖者惡之則賢不肖分別而刑政所由生也刑以禁暴則非作惡也爵以舉賢則非作好也刑賞不以私意而一循公理則其政均平而無偏陂前止言禮樂刑政之用此又言刑政之所由生也禮樂刑政即是仁義之事後又總言之也如此謂如上所言者也行即達也民治行謂治民之道達于下也

金華邵氏曰此又申言相親相敬之事必有政刑仁義以輔之治不偏於一而後可行於天下猶前言禮樂刑政四達則王道行也夫禮者義之實義既立則貴賤有等樂者文以五聲文既同則上下無不和然貴賤不徒等必也明其好惡使賢不肖有別上下不徒和必刑賞以禁暴舉賢而使其政均一既有仁以致其愛復有義以正其過如此則治達於下無有壅而不行者然禮樂者治之本而刑政所以輔之歟

金華應氏曰等所以辨異和所以統同好惡者心之取舍也刑爵者政之勸懲也合和其仁也辨等其義也好賢而爵舉之仁也惡不肖而刑禁之義也言禮樂與政而刑包其中蓋別而言之則禮樂亦所以為政也前以刑政輔禮樂而曰王道備言其為治之具也此以仁義別禮樂而曰民治行言其為治之效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禮必簡

記說卷九

鄭氏曰由中出和在心也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猶動也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

孔氏曰自此至禮行矣為樂論第二段明禮樂自內自外或易或簡天子行之得所則樂達禮行也樂從心起在心故靜禮肅人貌貌在外故云動也大樂必易朱弦疏越是也大禮必簡玄酒腥魚是也

張氏曰出猶生也為人在中和有未足故生此樂作猶起也為人在外敬有未足故起此禮

橫渠張氏曰禮自外作故文與孟子義內之說相似蓋孟子方辨道故其言得造深作記者非不知內者據粗淺言之事簡則誠是易從然而後世之理簡而至於無矣故必崇禮古人於禮亦為常事故其為之也亦易禮樂簡易亦有此理

長樂劉氏曰樂由中出則復其自然之性所以靜也禮自外作則除其詐偽之心所以文也大樂必易者以言其與上下同樂也大禮必簡者以言其與貴賤同安也

長樂陳氏曰方陽之復也雖動而靜此樂由中出所以為靜也方陰之出也雖靜而動此禮自外作所以為文也易言乾之靜專坤之為文如此而已言靜則知文之為動言文則知靜之為質人之心也靜而與物辨則在性而質動而與物雜則在貌而文原樂之始則靜而已及要終焉未始不動乎外也要禮之終則文而已及原始焉未始不中正以為質也夫乾天下之至健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坤天下之至順其德行常簡以知阻樂作自乎天其來自乎陽其所以著者在於大始未嘗不與乾同德焉此大樂所以必易也禮制自乎地其作自乎陰其所以居者在於成物未嘗不與坤同德焉此大禮所以必簡也大樂之易

大禮之簡言必者不易之理也

嚴陵方氏曰由中出則天作之也天無聲無臭所以為靜自外作則地制之也地有剛有柔所以為文基命宥密為無聲之樂此非其靜歟大理物博而多之為美此非其文歟

延平黃氏曰樂者樂也德也故由中出而外設者其文也禮者履也行也故自外作而中立者其本也外作於貌故文內出於性故靜 又曰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簡者禮之至也易者樂之至也易則無險阻故無怨簡則無紛辨故不爭大禮大樂之世所樂者正性所履者真理則吾復何為哉此所以揖遜而天下治 又曰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先王之制禮樂也豈其私意哉禮制其性之中樂制其情之和而已由性之中制禮以致其中由情之和作樂以致其和然後天位乎上以生地位乎下以成而人位乎



其中以贊之大樂之易大禮之簡天下之理存乎先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成位乎其中矣

延平周氏曰樂由中出文在於外禮自外作本在於中所謂由中出者言其自然也所謂自外作者言其使然也以其自然故靜以其使然故文樂由天作故易此大樂所以有遺音也禮以地制故簡此大禮所以有遺味也

慶源輔氏曰樂由中出原其始也禮自外作論其形也原其始則樂本於靜論其形則禮必有文靜則必形於動文則必有其本自靜而為動故易自文而反本故簡

講義曰靜者謂樂未出之初人心未感物之時寂然而已及其為樂則聲音由靜而生爾樂既本靜則當求之於靜矣文者謂威儀三千其始安得有此以其行於外故有如此之文禮之本不在文則不當求之於文矣是以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金華邵氏曰禮樂皆天理也而曰禮自外作何哉使禮果自外作苟鄉子所謂偽者矣於禮何取曰樂由中而出於外也禮自外作自外而作夫內也外有所為必出於中而有本中有所蘊必作於外而可形學者詳繹出與作之義則思過半矣惟由中而出於外故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傲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而其用則靜蓋中之靜形於外亦靜也惟自外而作夫內則升降上下周旋裼襲隆殺等威經而為三百曲而為三千而其用則文蓋外之文所以作夫中之文也然則禮樂果有內外之辨哉 又曰中出而靜外作而文此樂禮之用也必易必簡又推其本而言之大樂者性之和典禮者性之中以一性之和為樂則和之外無它事如清廟之瑟豈不易乎以一性之中為禮則中之外無煩文如大饗之禮豈

不簡乎

金華應氏曰樂之和蘊於心中出者和氣之鬱積充溢而流動於外也禮之敬動於容自外作者威儀之周旋設飾而矯揉於內也靜者言樂止其所雖鏗鏘備舉而中之純一者不可散也文者言禮備其節雖莊敬純實而外之設飾不可略也蓋樂和而易於流故雖動而必主乎靜禮嚴而易以倦故雖質而必飾以文四肢百體皆由順正樂之靜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之文也樂出於虛愈出而愈靜禮飾其實愈飾則愈文此所以不同易以心言簡以事言心和則易而順事敬則簡而略大猶重也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鄭氏曰至猶達也行也賓服賓協也試用也

孔氏曰樂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禮行於民由於謙敬故不爭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爲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禮樂故云禮樂之謂也暴民凶暴之民不作不動作也天子如此則禮行者言天子若能使海內如此則是禮樂興行也樂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

長樂陳氏曰樂不至不可以言極和禮不至不可以言極順內極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樂以治內爲同禮以脩外爲異同則相親而無怨異則相敬而不爭通而言之禮亦可以無怨樂亦可以不爭故經言樂則曰瞻其顏色而民不與爭禮器言禮則曰內諧而外無怨也周道之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則樂不至可知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則禮不至可知暴民不作於下諸侯賓服於上大則兵革不試小則五刑不用百姓無患而有所謂和天子不怒而有所謂威如此則樂無不達矣父子天性也有以合其親長幼天倫也有以明其序敬四海之內則立愛自親始而民睦立敬自長始而民順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而禮無不行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至則無以復加之謂也天下之心無怨爭則天下有所不足治者矣暴民不作則諸侯賓服諸侯賓服則兵革不試五刑不用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然後百姓無患天子不怒故其序如此此皆和之所致故曰如此則樂達矣父子固有親矣禮則合之長幼固有序矣禮則明之父子得其親長幼得其序四海之內豈有相慢易者哉故曰以敬四海之內言四海之內皆相敬此皆節之所致故曰如此則禮行矣

五

記論卷九十二

二二三

山陰陸氏曰樂至則無怨若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是也禮至則不爭若虜鬻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也天子不怒當曰天下不怒以天子言禮以天下言樂相備也以敬四海之內所謂予視天下匹婦匹夫能勝予是也

廬陵胡氏曰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此明堯舜之揖讓異乎後世之戰爭禮至樂至謂躬行之至此云樂達禮行謂施乎天下之盛

慶源輔氏曰至可以兼達與行達與行不足以盡至之義也唯至故可以達可以行亂世之音怨以怒則樂亦有怨者也然非樂之至勝薛爭長子產爭承則禮亦有爭者也然非禮之至極禮樂之至則堯舜之事是也固不可分別而言之矣故曰其極一也樂達言其終也禮行言其始也樂欲達之於下故以天下言樂禮欲率之於上故以天子言禮陸氏之說善矣然亦非相備而已金華應氏曰四海之內一句恐在合字上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二

曰清廟之瑟音不足而德有餘大饗之禮味不足而德有餘然則禮樂之理亦貴自得於吾身而已此先王之制禮樂所以不務極音致味



禮記集說卷九十三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鄭氏曰同和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不失謂不失其性祀天祭地謂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教人者也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

孔氏曰從此至述作之謂也爲樂論第三段自此至名與功偕明禮樂與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顯著也鄭註氣解同和數解同節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天地同和也天地之形有高下大小之限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與天地同節也和故能生成百物不失其性節故有尊卑上下祀天祭地報生成之功也聖王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明則尊崇禮樂以教人幽則尊敬鬼神以成物則四海之內合其敬同其愛也

記說卷九十三

長樂劉氏曰律呂和而四時順陰陽和而萬物生是與天地同和也寒暑節而萬物遂等降節而非民安是與天地同節也和而百物不失其宜節而三禮必報其本故明則使之敬禮樂以保於五福之休幽則使之敬鬼神以避於六極之咎然則四海之內莫不合其敬以爲義同其愛以爲仁矣

延平黃氏曰大樂致和大禮致中天地之於萬物生之以和成之以節而先王之大禮大樂贊天地之化育故大樂與之同其和大禮與之同其節天地生成百物者也故言皆化王者收用百物者也故言不失百物得和而生得節而成先王以大禮同天地之節以大樂同天地之和其力則在天地之後故物之成也先王不敢私有其功焉祀天祭地報之而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此禮樂之配鬼神也率神而從天居鬼而從地此禮

樂之役鬼神也 又曰以樂合天之神動物之產使陰德無淫邪與天地同節者也以禮合地之化植物之產使陽氣無倦怠與天地同和者也

長樂陳氏曰天地之氣春夏與物交而爲和秋冬與物辨而爲節和則有聲而大樂出焉節則有形而大禮出焉是禮樂之本出於天地自然之和節而其用實同之乃若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直與之爲一非特同之而已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和故百物不失之謂也孔子曰非禮無以節祀天地之神節故祀天祭地之謂也均是和也或謂百物不失或謂百物皆化者蓋樂者道天地沖和之和所以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者也與天地同和其功淺故止於百物不失爲天地之和其功深故至於百物皆化自天地訢合至不殫不殫所謂百物皆化也百物不失特不失其道理而已故詩序曰

崇丘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禮樂之德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樂之功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得非傳所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經所謂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者歟禮樂則合敬同愛於其明鬼神則合敬同愛於其幽明寓愛於禮樂幽寓愛於鬼神如此則推而放諸四海之內未有不合敬同愛者也然合敬同愛禮樂之情非禮樂之文也合情飾貌禮樂之事非禮樂之道也樂書嚴陵方氏曰與天地同和則其爲和也大矣故曰大樂與天地同節則其爲節也大矣故曰大禮和者氣之所生故百物不失蓋百物不失本乎氣生之初故也節者形之所成故祀天祭地蓋祀天祭地在乎形成之後故也有氣而後有形故百物不失乃可以祀天祭地而報本反始焉天地所以示教化於明者禮樂也故曰明則有禮樂所以行變化於幽者鬼神也故曰幽則

有鬼神鬼神之與禮樂固相爲體用矣四海之心莫不有敬也合之者則存乎禮莫不有愛也同之者則存乎樂

馬氏曰天地之和此自然之和天地之序此自然之序也至於禮樂則人爲之禮樂也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禮樂之道雖出於天地之自然而未嘗不繼之以仁故極樂之妙則和與天地同極禮之妙則節與天地同自暴民不作以至天子不怒天地同和之效也自合父子之親至於敬四海之內天地同節之功也天地自然之和故百物化生至人爲之樂則聖人有以贊天地之化故百物不失其性而已天高地下而聖人爲禮則祀天於地上之圜丘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者以其有節也和故百物不失者此言其和之之意也節故祀天祭地者此言其節之之事也明則有禮樂使然之禮樂也幽則有鬼神自然之禮樂也鬼神者往來乎天地之間以和以節而生萬物者聖人則合

天地之化輔天地之宜而制禮作樂以示於人禮者別宜居鬼以從地而近於鬼樂者敦和率神以從天而近於神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合敬者禮之事同愛者樂之事禮樂之道得乎此則合敬同愛者見于彼

慶源輔氏曰與天地同和則和而不失其節故曰和故百物不失百物不失則其節著矣與天地同節則節而不失其和故曰節故祀天祭地祀天祭地則其和至矣禮樂形而下者鬼神形而上者上下無異形幽明無二理非深於道者不能知也先言明後言幽者主禮樂言之也先王制禮作樂與天地同和節則是理充塞乎天地幽明之間矣故四海之內因禮以合其敬因樂以同其愛

河南程氏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又曰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

心之妙用

橫渠張氏曰禮樂鬼神一物得禮樂則得鬼神失禮樂則失鬼神但有幽明之別在明則有禮樂法度在幽則有鬼神天道耳人在隱微有不善其心不安必私禱祕祝於鬼神殊不知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理無二也樂仁也禮義也仁則有樂義則有禮

山陰陸氏曰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爲物禮也遊魂爲變樂也故君子不離明而識禮樂亦不即幽而知鬼神周禮義曰大宗伯言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而大宰言祀大神示享先王者大宰非禮官也其佐王祀神示祖考也以道謂之鬼則弗以神事之矣是禮而已非道也然則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周官蓋備矣

新安朱氏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蓋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 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 又曰言人在明處則犯禮樂在幽處則犯鬼神

金華應氏曰首言出治道繼言王道備繼言民治行者禮樂周流太和極治之驗也至是則充塞兩間無非禮樂之用刑政亦餘事耳大者贊禮樂之深遠無盡而推其極至之妙也同者言其與天地同運並行不可以差殊先後觀也樂和故汎言百物不失舉物類之至衆見其小大各得也禮嚴故特言祀天祭地舉祭祀之至重見其高下有等也禮麗於定體收斂而不散鬼之歸也樂遊乎和氣發達而不流神之伸也昭昭之際進退盈縮而經緯不窮者無非禮樂之用冥冥之中屈伸往來而闔闢不已者無非鬼神之用幽明各有管攝其分不同而理則一曰



有者顯然見其理之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惟此理磅礴充塞乎天地鬼神之間故極天下之大而愛敬無異心也

金華邵氏曰同此一和節也豈特天地同之而已哉得此於明則爲禮樂得此於幽則爲鬼神天地禮樂鬼神皆一理而已故四海之內感其節則敬心翕然而合感其和則愛心油然而生夫幽與明一致鬼神與禮樂一理樂者致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經言禮樂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禮樂合敬合愛於其明鬼神則合敬合愛於其幽則四海之內未有不合敬同愛者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鄭氏曰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沿或作緣事與時並爲事在其時也禮

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名與功偕爲名在其功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各因其得天下之功

孔氏曰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宮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禮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則同明王所以相因述言前代後代同禮樂之情因時質文或有損益故云相沿也沿謂因而增改也事與時並明禮名與功偕明樂事謂聖人所爲之事與所當之時而並行若堯舜揖讓之事與淳和之時而並行湯武干戈之事與澆薄之時而並行也名謂樂名偕俱也言聖人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大章堯有章明之功大韶舜紹堯之德及禹湯等樂名皆與功俱立也聖王雖同禮樂之情因而修述但時與功不等故禮與樂亦殊

長樂陳氏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語其事未嘗不通變以從宜如之何不殊乎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語其文未嘗不比物以飾節如之何不異乎禮雖殊事而不殊乎合敬禮之本故也樂雖異文而不異於合愛樂之本故也禮雖殊事而有所謂文升降上下周旋禘襲禮之文是也樂雖異文而有所謂事大司樂凡樂事遂以聲展之是也特絕謂之殊不同謂之異禮之事則相絕遠矣故言殊樂之文特不同而已故言異別言之如此合言之一也禮樂殊事而同道異物而合用其情所以同也天宰以禮典和邦國諧萬民春官大司樂以六樂和邦國諧萬民則禮以和爲用樂以和爲體其情同故也明王之於禮樂有改制之名無變情之實禮之損益雖事與時並樂之象成雖名與功偕要其情同明王未嘗不相沿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吉凶軍賓嘉禮之所以行事也可謂殊矣及其至

記說卷九十三

六

而不爭則相敬之心莫不合而同宮商角徵羽樂之所以成文也可謂異矣及其至而無怨則相愛之心莫不合而同事與文雖殊而異然愛敬則皆合者以其情同故也情同故明王得以相沿焉後又言不相沿樂者彼言其文此言其情故也述者之謂明故特言明王焉雖相沿之情如此然或不同者以其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事因時而作時異則事異名以功而顯功異則名異

馬氏曰禮樂之情同而明王以相沿則知禮樂之文異而明王不以相沿也蓋當其時而爲之以堯舜讓而帝湯武爭而王差其時而爲之則子噲讓而絕白公爭而滅古人言禮有曰以時爲大有曰變而從時此事之所以並於時也古人言樂有曰樂所以象成此名之所以偕於功也雖然事與功者豈聖人之得已哉蓋時有所不同則所以趨於時者蓋不得不異也

山陰陸氏曰然則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蓋言其文而已若乃人心之所同然者猶相沿襲也

慶源輔氏曰禮雖殊事然所以合天下之敬樂雖異文然所以同天下之愛由是觀之則禮樂之見於事文者雖或不同而其情則未嘗不一也唯其情之一故明王相沿而爲禮樂以順天下之道以合愛敬之心至於事與名則又因時與功之不同而爲之又未嘗不與時偕行也功因時而有有堯舜之時則有堯舜之功有湯武之時則有湯武之功有是時則有是事有是功則有是名聖人觀其會通以行典禮固未嘗執一以廢百然亦未嘗徇末以忘本也

延平黃氏曰合敬則無離心合愛則無異情事文禮樂之迹也敬愛禮樂之情也先王之制禮樂也立本有情趨時有迹情天也不可戾者也故在所因而曰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迹時

也不可同也故在所損益而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事者時之應名者功之報趨時斯有事建功斯有名爲趨時而後有事故事與時並爲立功而後有名故名與功偕延平周氏曰禮樂之器與其文則明王未必相沿而其所以爲器與夫所以爲文之情則相沿也時異異事故曰事與時並功異異名故曰名與功偕唯其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則文質之相救而韶武之作所以不必相沿也

金華邵氏曰事謂文質損益之類名謂咸韶濩武之類情同而事與名雖異不害其爲同也

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簋簠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

鄭氏曰綴鬱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

孔氏曰自此至之謂也申明禮樂之器與文并述作之體綴謂

舞者行位相連綴也非謂位外之營非也周還謂行禮周曲廻旋也裼謂袒上衣而露裼也襲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裼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爲樂也發之聲音則鑄之金而爲鍾節之革而爲鼓越之竹而爲管磨之石而爲磬形之動靜則羽籥以舞大夏干戚以舞大武此樂之器也而象實寓焉習其俯仰屈伸行其綴兆要其節奏一舒一疾樂之文也而質實寓焉其爲禮也著之齊量則外方以正內圓以應簋之所以爲器也內方以守外圓以從簠之所以爲器也暉之度數其數以陽竒俎之所以爲器也其數以陰偶豆之所以爲器也又制度以等異之文章以藻色之禮之器然也而象在其中矣外降上下周旋以合其儀裼襲以美其身禮之文然也而質在其中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管在堂下磬在堂上羽籥文舞之所執干戚武舞

記說卷九十三

七之八

之所執屈伸言舞者之身容俯仰言舞者之頭容綴兆其位也舒疾其節也簋簠所以盛地產俎豆所以薦天產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飾外降言其行上下言其等周旋言其容裼襲言其服則禮樂之文與器略見於此矣綴則表綴也舞者於此相聯故曰綴兆則兆域以舞者於此可別故曰兆

延平周氏曰鍾鼓簋簠之類器也而其所以爲器者情也屈伸升降之類文也而其所以爲文者情也所爲情者性命之理而已矣知其情則能識其文故能作識其文則未能知其情故能述而已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鄭氏曰述謂訓其義也

孔氏曰下文云窮本知變樂之情若能窮盡其本識其變通是

知樂之情也又云著誠去僞禮之經若能顯著誠信棄去浮僞是知禮之情也既能窮本知變著誠去僞故量事制宜而能作也禮樂之文謂上屈伸俯仰升降上下是也述謂訓說義理既知其文故能訓說禮樂義理不能制作禮樂也

長樂劉氏曰知禮之大本者斯能作禮矣知樂之大本者斯能制樂矣周公作六曲作大象大武可謂作而聖矣兼用六代之樂三王四代之法可謂述而明矣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情寓於象質之微而難知其文顯於器數之粗而易識故知其情者能作之於未有則聖之事非明之所及也識其文者能述之於已然則明之事而已聖不與焉古之制器者智創之巧述之創業者父作之子述之然則禮樂以聖作以明述亦豈異此孔子述而不作非不足於聖也特不居而已蓋有不知而作者又在所不與焉詩曰不識不知知則知人所爲識則識其面目而已是識之外矣知之內矣識之淺矣知之深矣禮樂之情存乎內而深故稱知其文存乎外而淺故

稱識樂書

嚴陵方氏曰情者文之始也故知其情者能作文者情之末也故識其文者能述上言作述於聖明之上下言述作於明聖之下何也蓋作述者聖明之用聖明者述作之體用之所起者事也事則有作而後有述故上以作述爲之序體之所歸者道也道則由明乃可入聖故下以明聖爲之序

馬氏曰知禮樂之情者知其情於未作之前識禮樂之文者識其文於已作之後作者所以作其文述者所以述其情知其情於未作之前者因情以作其文識其文於已作之後者因文以述其情因情以作其文者非神足以知來知足以知往不能與於此故作者之謂聖因文以述其情者非明足以照之亦不能

與於此故述者之謂明揚子曰深知乎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己此因情以作其文也又曰鍾鼓不陳玉帛不分吾無見聖人此因文以述其情也

董氏曰平禍亂一四方立君臣等上下使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所謂知禮樂之情而作者也聖人之事也事之難者也因其情備其文詳其制度而正其聲音此所謂識禮樂之文而述者也賢人之事也事之易者也事之難者非甚盛德得其時而起莫之能爲也事之易者苟逢其時得其說皆可以爲之也

延平黃氏曰情可以意會文可以理考無精義不能會其情無明德不能考其文或曰夫子旣聖矣述而不作何也曰夫子聖人之在下者也有其德無其位亦何敢作

慶源輔氏曰禮樂之情存乎中禮樂之文形乎外即吾之心而能作者聖之事也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聖可兼明明不能兼聖聖誠者也明明者也自明而誠則聖矣

金華應氏曰初新開始曰作所以察事物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制度襲舊成終曰述所以因前古之遺緒而修明其遺闕也

氏曰禮樂之情愛欲是也禮樂之文上所言是也然情文嘗相依有此情則有此文雖然明聖之名豈易得哉惟盡述作之實始可以居明聖之名故繼之曰明聖者述作之謂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鄭氏曰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取法天地也過猶誤也暴失文武之意

孔氏曰從此至與民同也爲樂論第四段此經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調陰陽是天地之

和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樂生於陽是法天而作禮生於陰是法地而制聖人識合天地則制作不誤若非聖識則必誤誤制禮則尊卑混亂誤作樂則樂體違暴失文武之意謂文樂武樂雜亂也

長樂陳氏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而成者天地之和也樂實與之俱焉天尊地卑神明位矣以春夏先秋冬後四時序矣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者天地之序也禮實與之俱焉是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和則不乖故百物因形移易而皆化序則不亂故羣物萌區有狀而皆別樂統同也嫌於不異故言百物以辨之禮辨異也嫌於不同故言羣物以統之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合異以爲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則散同以爲異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未可制而制之是過制也樂未可作而作之是過作也過制則失序矣離而爲慝禮能無亂乎過作則失和矣流而爲淫樂能無暴乎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明王制作之始也舉禮樂而天地將爲昭焉明王制作之效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和則統同而化故言百物皆化序則辨異而別故言羣物皆別百物皆化然後至於百物不失羣物皆別然後可以祀天祭地羣物亦百物矣舉其數之成則曰百以其類之衆則曰羣於禮言羣以物既別不嫌於數之不辨故也制禮所以致治然過制祇以爲亂作樂所以致和然過作祇以爲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制作之過則禮樂之道廢矣故以興言之經有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有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有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或言陰陽或言中外或言天地言皆不同何也以道言則曰陰陽以分言則曰中外以形言則曰天地延平周氏曰樂之本出於天地之和及用於天地之間則其和

也能致百物之化禮之本出於天地之序及行於天地之間則其序也能致羣物之別樂雖出於天地之和然樂則陽也故其作以天爲主禮雖出於天地之序然禮則陰也故其制以地爲主過制則非禮非禮則亂過作則非樂非樂則暴天地之所以節與和者以禮樂也禮樂之所以節於和者以天地也是天地則禮樂也禮樂則天地也故曰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

馬氏曰樂者天地之和此言其自然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此言其自然之序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此天地之序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至於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此天地之和也天以和而百物化故樂由天作而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以序而羣物別故禮以地制而聖人制禮以配地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者所謂作者之聖是也

山陰陸氏曰過制則失中故亂過作則失和故暴鄭氏謂暴失文武之意文武若今云文武大矣

李氏曰天地眞位故序神明通氣故和和所以爲樂序所以爲禮故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和故百物自消自息而皆化序故羣物或合或離或羸或縮而皆別和則屬乎陽序則屬乎陰屬乎陽者麗乎天故曰樂由天作也屬乎陰者麗乎地故曰禮以地制也

廬陵胡氏曰易於樂取雷出地奮是天地之和於禮取上天下澤是天地之序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所謂制作倖造化樂主陽禮主陰過制則亂過作則暴範圍天地而不過則暴亂不生延平黃氏曰和者天地之情序者天地之理百物言其羣分羣物言其類聚聚而患其亂故皆別則言羣物有生則貴衆多故皆化則言百物 又曰先王之制禮樂也發天地之情明天地



之理而已過制過作人僞也非真禮樂也故過制則非禮而失之亂過作則非情而失之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者發其情明其理而已

慶源輔氏曰此所謂禮樂非聖人不足以言之天地網緼萬物化醇樂之理著矣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之理著矣前言自然之禮樂形於天地之間者次言聖人制禮作樂非自爲之蓋有自來矣前總言天地原其始也後分言天地要始終也禮樂雖出於天地然制作之者人也人則不能無差循乎則得徇乎私則過得則遂其所欲過則反得其所不欲亂者理之也暴者和之反也極言之所以戒者嚴也明於天地聖人之事也非述者之謂明也

金華邵氏曰天地禮樂常相資而立天地非禮樂則其功泯禮樂非天地則其用息樂者天地之和天地得樂而後和也禮者

天地之序天地得禮而後序也惟其以樂而和故物雖不一而皆化惟其以禮而序故物雖羣居而有別天地可一日而無禮樂乎禮樂雖有功於天地至於制作亦不能舍天地以自用故樂由天作蓋以其和禮以地制蓋以其序有序而過之則亂有和而過之則暴則天地又有功於禮樂矣能明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知禮樂之所以爲禮樂又豈可一日而無天地乎又曰樂以氣化天則氣之運也禮以形辨地則形之殊也過乎此而作則不和而暴過乎此而制則無序而乖

葉氏曰言同和同節必曰大禮大樂而此言禮止曰天地之序言樂止曰天地之和何也蓋所謂大禮大樂者自人而言之地自人而言之能與天地同則曰大若自天地言之有不容以大言之矣故止曰天地之和天地之序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和禮之質也莊

敬恭順禮之制也

鄭氏曰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質猶本也

孔氏曰此以下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爲有異樂主和同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是樂之情也八音克諧使物歡欣此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害故爲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爲樂事内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也

張氏曰旣云唯聖人識禮樂之情此以下更說其情狀不同也

長樂陳氏曰樂有情有文微情文之顯以之神則非意之所能致言之所能論也闡情文之幽以之明則意之所能致言之所能論也故其文不息其情無患皆得而論焉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論乎陰陽而無散密之患論乎剛柔而無怒懾之患各安

其位而其倫清矣非樂之文也樂之情而已孟子曰欣欣有喜色傳曰歡然有思以相愛則欣喜在色而主乎外歡愛在心而主乎內非樂之君也樂之官而已誠非禮不著僞非禮不去誠著則中正僞去則無邪中正無邪則釋回增美質矣豈不爲禮之質乎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而臨之以莊則敬矣是外莊則內敬也貌曰恭恭近於禮而禮又極順焉是外恭而內順也禮以地制莊恭乎其外敬順乎其內則因物以裁之而已有不爲之制乎

樂書

馬氏曰樂以和爲實而亦所以通倫理也所謂論倫無患者其和足以通倫理而無繆也故爲樂之情情猶言實也樂雖以和爲實而其和之所見者則在於欣喜歡愛無欣喜歡愛則和之理幾乎隱矣故欣喜歡愛而爲樂之官也官猶言樂之職也則是情者官之所始而官者情之所成也著成去僞者禮之經也

中正無邪者誠而已故爲禮之質雖以誠爲本而誠之所發者則在於莊敬恭順之間蓋無莊敬恭順則禮之誠於是乎滅矣故莊敬恭順而爲禮之制也制猶文也則是質者制之所立而制者質之所行也此與夫義理禮之文忠信禮之本者其意同矣

嚴陵方氏曰樂之理本於心而已發而爲言故有論由乎天而已出而之人故有倫然理之所一不可貳也故無患而樂之所以動於中者不過是焉故曰樂之情也經曰文足論而不息此樂之論也又曰樂行而倫清此樂之倫也又曰百姓無患此樂之無患也經曰禮以制中此禮之中也又曰禮之正國此禮之正也又曰止邪於未形此禮之無邪也經曰樂飾喜則發而爲欣可知曰樂合愛則發而爲歡可知曰禮相敬則形而爲莊可知曰禮極順則形而爲恭可知

延平黃氏曰倫者言其理而已矣倫人理也樂之情天德也以天德論人理則無廢天之患矣人之德出而分於三則有中入而止於一則有正中而無邪則能徙於人正而無邪則能侔於天敬順禮之制在心者也莊恭禮之制在體者也欣喜歡愛則設於情恭順莊敬則立於質下文與民同則禮樂之小者也與天地同禮樂之大者也與道同禮樂之妙者也先王之於天地以其妙者官之以其大者相之

延平周氏曰論倫而無患者言其和和則樂之情也中正而無邪者言其中中則禮之質也欣喜歡愛者樂之所司故曰樂之官也莊敬恭順者禮之所裁故曰禮之制也

慶源輔氏曰有序而後和故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恭敬者不可不本之以誠實故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金華邵氏曰情實也官職也有此實則有此職質者本也制者文也有此本則有此文論其倫則不相惠害如書所謂無相奪倫者故欣喜歡愛而其職形矣中正而不流於邪僻如所謂行脩言道者故莊敬恭順而其制立矣知情而能作識文而能述此明聖述作之事也至其施播於金石之間發越乎聲音之表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情此官此職此制又將與天下公之豈明聖所得而私哉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鄭氏曰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

孔氏曰施於金石越於聲音明樂也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明禮也通而言之則禮樂相將矣此等與民所同有也前經論樂之情等四事先王所獨能專也

張氏曰言四者施用祭祀隨世而異則前王所不專故云與民同言隨世也

長樂陳氏曰均是樂也施於金石樂之器也越於聲音樂之象也均是禮也用之宗廟社稷內祭之禮也事乎山川鬼神外祭之禮也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飲蕡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由是觀之金石聲音雖主乎樂而禮在其中矣周官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此樂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者也於器舉金石則絲竹之類舉矣於象舉聲音則歌舞之類舉矣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此禮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者也凡祭祀以天地宗廟爲大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爲次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爲小於大祭祀舉宗廟則天神地示之類舉矣於小祭祀舉山

川鬼神則風雨百物之類舉矣凡此無非寓於政治而與民同者也論倫無患至於莊敬恭順者禮樂之本先王之所以與人異及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之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禮樂之用先王之所以與人同不以所異者與人同者處已夫是之謂議道自己置法以民樂書

嚴陵方氏曰施以言其施張越以言其發越金石者樂之所以張故言施聲音樂之所以發故言越樂之所施固或在於匏土革木矣此止以金石爲言者以考之尤有聲也宗廟社稷內也故以用言之山川鬼神外也故以事言之宗廟社稷所以依鬼神也雖不言知其爲鬼神矣山川則有貨財焉故必言鬼神以別之禮運言山川所以備鬼神亦以是也金石聲音特樂而已亦統以禮爲言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所以成禮未有用樂而不爲行禮者也周官有禮樂亦此之意夫情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者禮樂之數也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故於金石聲音曰則此所與民同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語曰禮樂自天子出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皆此意也

延平黃氏曰禮樂之實生於天下之情性然後聖人爲之著於文寓於器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仁之實失節則泛失文則固義之實失節則刻失文則介天下之人其泛爲墨子其固爲子莫其介爲仲子其刻爲申子禮樂之實熄矣其文與器豈得而議哉先王始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故其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無過與不及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故其和也喜而爲仁怒而爲義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皆中其節萬民之僞弗入而廢其天其性中矣禮之實存焉萬民之情弗出而徇於物其禮和矣樂之實存焉然後聖

人以文與器兼收其實而已制禮所以致中作樂所以致中和之氣格於上則天位焉格於下則地位焉行乎其中萬物育焉記曰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能使其情和然後其功成能使其性正然後其治定

馬氏曰情官質制四者雖不同而其大槩皆不出於一人之身若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不獨在於一人之身而與天下共之也

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禮作樂也內外相應本末具舉情官質制並行而不相悖然施之金石越之聲音用之於宗廟社稷行之於山川鬼神與斯民共由之然後禮樂之道達而君人之職備矣

氏曰書曰禋于六宗類于上帝則用之宗廟社稷矣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則事乎山川鬼神矣神無方也無乎不在在天所謂天神在鬼所謂鬼神謂之山川鬼神者其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歟情官質制禮樂之本先王所以與人異金石聲音禮樂之用先王所以與人同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于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鄭氏曰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是也辯徧也于戚之舞非備樂者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孰亨而祀非達禮者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孔氏曰從此至禮樂云是樂記第三章名樂禮章也章中明王者爲治必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案鄭目錄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以樂禮爲第三章記者別起意別之也

王者之功因民所樂故功成作樂以應民所樂之心如民樂周王用干戈而業成故周王作干戈之樂禮以體別爲義今治人得體故制禮以應之如周公太平乃制禮也樂云作禮云制者作是動用制是裁斷白虎通云樂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陰也繫制於陽故云制也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禮具言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樂備謂文德備具不備謂干戚之舞禮具則血腥而祭不具謂孰亨而祀言禮樂之體皆以德爲備具也周樂干戚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後世孰亨牲體而祭祀非如五帝血腥之達禮也

長樂陳氏曰功不至於鳧鷖不可以言成治不至於既濟不可以言定王者德位兼隆於天下雖有可以制作之道必適乎可以制作之時故禮雖可以義起必待乎治定樂雖可以理作必待乎功成此周之禮所以備於內外之既治而樂所以聲於無

競維之後也作樂合乎祖而簫管備舉樂之所以備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禮之所以具也蓋全之之謂備小備之謂具具於備爲微備於具爲全也然則文武之舞不全非所以爲備樂腥熟之薦不兼非所以爲具禮周官以六代文武之舞爲大合樂禮運以毛血腥熟合亨爲禮之大成則備樂具禮於是覩矣變具禮爲達禮者禮不具不足爲天下之通禮故也古者之舞有以干配戚者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是以有以干配戈者春夏學干戈是以有兼而用之者干戈戚揚是以干則朱飾之盾也有扞蔽之材而仁禮之意寓焉戚則玉飾之斧也有剛斷之材而仁義之意寓焉彼其於武舞之器如此豈非有武事必有文備之意歟樂書

嚴陵方氏曰樂以象其功禮以飾其治以樂象其功故其功大者其樂備以禮飾其治故其治辯者其禮具

馬氏曰禮樂雖相資之物而制作之際則不必同其時蓋功主於王業而王業者起於古而成於今治主於教民而教民者施於今而俟於後功成於今故武王始得天下而作大武所以象其功之成至於周公六年朝諸侯而始制禮然周公制禮之時又曰作樂者緣其頌聲而廣之耳則周之樂雖莫盛於勺而必以武爲主也若禮者則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其治未至於定則不可以具也然則功未成而治未定其禮樂將廢耶曰功未成則樂未作而用先王之樂治未定則禮未制而用先王之禮樂之備則不獨於文不獨於武故干戚之舞非備樂也禮之具則不獨於今不獨於古故孰亨而祀非達禮也武王有武功而其樂之名曰武故其武之備遲而又久者此武中而有文也舜有文德而其樂之名曰韶故舞干羽于兩階者此文中而有武也此文武之樂備也

延平黃氏曰王者之爲天下方其圖功而謀治也則有教化以行禮樂之道及其功成而治定也則有制作以建禮樂之業道也聖人非敢私行之業也先王非敢私爲之明人之天而已禮之實節文仁義者也樂之實樂仁義者也節之不泛文之不固樂之不乖二者之實雖人之所固有者彼所以節文而樂之則因教化而後至焉蓋使天下之人耳目之視聽無非禮也手足之舞蹈無非樂也其功已成其治已定先王始有制作以收其成而已樂以象德而功成則德之著也故作樂以揚之禮以節事而治定則事之辯也故制禮以彰之功大者其樂備治辯者其禮具王者之制禮樂其情相沿而有詳略者時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達禮自天子達三獻燭一獻孰是已干戚之舞備樂也而曰非備樂孰亨而祀達禮也而曰非達禮以著禮樂在彼不在此也雖有干戚之舞而功不備雖孰亨而祀而治不協



愧於備樂達禮矣

延平周氏曰立於禮故禮制於治定成於樂故樂作於功成舜命九官益而後伯夷而後夔蓋此意也

慶源輔氏曰樂固所以象其功然亦所以保其功禮固所以飾其治然亦所以保其治辯固訓徧然有別矣易徧爲辯者謂禮故也樂備而後成禮達而後行樂不備則功未大也禮不具則治未辯也變具爲達禮之具猶未足言也必以達於上下爲至金華邵氏曰此聖人保治之道世儒往往指爲飾治之具功之成者易於怠故作樂以樂之如所謂勸之以九歌也治之定者易於縱故制禮以防之如所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然功大而樂不備則必有遺而不舉之處治辯而禮不具則必有縱而不嚴之處此所以必貴乎備且具歟干戚止舞耳文德何與焉故非備樂孰亨止今禮而古禮何與焉故非達禮

記說卷九十三

五

氏曰治定未至於功成功成不止於治定制禮者立於禮也作樂者成於樂也易以謙制禮繼以作樂之豫舜命夷典禮繼以夔典樂皆此意也然感人莫善於樂治人莫急於禮功未成治未定禮樂將廢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特一新其制作必待功成治定耳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鄭氏曰不相沿襲言其有損益也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略敦厚也

孔氏曰沿因也五帝三王禮樂之情則同故前文云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故不相沿襲也樂好而不止放蕩奢佚物極則反樂去憂來又煩手淫聲惱堙心耳則憂感生也禮勞而不堪既生懈倦則致粗略偏謂倦略不

周備也及夫厚重於樂知止而無至於憂行禮安靜委曲備具不至倦略唯大聖之人能如此也

長樂陳氏曰五帝體天道故以帝號而同乎天三王盡人道故以王號而應乎人時則陰陽運量天之所爲也世則前後推遷人之所因也五帝傳賢同乎天非不用禮也而莫尚乎樂樂由天作故也三王傳子應乎人非不用樂也而莫尚乎禮禮因人情爲之節文故也詳而求之伏羲之扶來神農之下謀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皆以象成惡得而相沿夏禮尚質周尚文殷文之中皆以從宜惡得而相襲顏淵問爲邦孔子告以夏時殷輅周冕之禮有虞氏韶舞之樂語樂於帝語禮於王亦與是相爲表裏孔子論五帝謂法始乎伏羲著於神農成於黃帝堯舜蓋嘗詳之於易孔安國以唐虞預五帝則是以少昊顓頊高辛爲之不知奚據樂主乎盈不期極而極焉禮主乎減不期粗而粗焉樂極而不反則冥豫而已能無憂乎禮粗而不進則跛履而已能無偏乎及夫敦樂而不偷則適吾之性何憂之有禮備而不闕則情文俱盡何偏之有樂書

嚴陵方氏曰樂以感人爲樂樂或至於極則憂之所生禮以強世爲難難或至於粗則偏而不起能敦以治之雖樂而不至於極顧豈有憂之患備以用之雖難而不至於粗顧豈有偏之患大饗卒爵而樂闕鄉飲酒樂備而功出所以防其極也書言亨多儀經言賓主百拜亦以防其粗也敦樂者言其始禮備者言其成樂著大始故先言敦以見其始禮居成物故後言備以見其成前言相沿述者之事故稱明此言敦備作者之事故稱聖延平周氏曰明主之所以相沿者禮樂之情同也不相沿襲者禮樂之文異也同所以立本異所以趨時唯其異也乃所以爲同五帝天道也故繫之以樂三王人道也故屬之以禮樂出於

人情之所樂則其敝也過故樂極則憂而以反爲文禮出於強世則其敝也不及故禮粗則偏而以進爲文教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則無過不及之敝唯聖人能與於此

馬氏曰不相沿樂樂之文也不相襲禮禮之文也至於禮樂之情則百王之所不易也於五帝則言樂於三王則言禮互文以見意也樂患於極故以反爲文盈而不能反則放故極則憂禮患於粗故以進爲文減而不能進則銷故粗則偏敦樂而無憂者盈而不反也禮備而不偏者減而能進也以大聖而言之則所謂進而反者非出於勉強而皆從容中之也

延平黃氏曰干戚之舞飾威而已故非備樂孰亨而祀致味而已故非達禮五帝之天下未傳之子故不言世而言時其時未失德故不言禮而言樂五帝之時其俗未頓革故言其殊而不言異 又曰樂極則憂者以物爲樂故也禮粗則偏者以度數爲貴故也大聖敦樂有仁而其樂未嘗荒故無憂禮備有義而其法足以適用故不偏

山陰陸氏曰禮樂不可極又不可粗憂則失其所謂和偏則失其所謂中

慶源輔氏曰帝王各隨其治與功而制作之也然其情同其本一故其損益百世可知敦與易敦臨敦艮之敦同臨之上曰敦臨艮之上曰敦艮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爲難敦云者敦篤以守其終之謂故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制禮以極其備非聖人其孰能與此

金華邵氏曰樂固貴於備然備非極之謂極則窮窮則憂將至矣禮固貴於具然具非粗之謂粗則不密不密則失於一偏矣若夫篤於樂而不至於憂備於禮而不至於偏非天下至聖孰能與此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三

禮記集說卷九十三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四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鄭氏曰禮爲異樂爲同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

孔氏曰自此至天地官矣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  
天地之事各得其宜禮以裁制爲義故特加制字仁主仁愛樂  
主和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割禮爲節限故義近於禮

長樂劉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尊卑大小之義出於自  
然是天地之道亦有禮制行於萬物也天地之運升降交感流  
行而不息陰陽合同而品彙化生晷刻不移非有能使之者也  
是天地之道亦有和樂興於自然也人則順乎天地之理春而  
耕作夏而長耨是人之情有義及於萬物之道也秋而斂之冬  
而藏之是人之情有義及於萬物之理也故其仁近於天地之

記說卷九十四

樂義近於天地之禮所以先王用禮樂以性天下之情

長樂陳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形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氣  
也夫天地之初有氣然後有形及其形之既具而氣又運乎其  
間則形資氣而後有氣資形而後行自其形資氣而觀之則樂  
常先於禮自其氣資形而求之則禮又先於樂記者之言或先  
樂後禮或先禮後樂其意如此而已物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  
離此天地之仁故曰春作夏長仁也說乎兌勞乎坎成乎艮此  
天地之義故曰秋斂冬藏義也仁主乎愛故近於樂義主乎敬  
故近於禮孔子言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後至於移風易俗莫  
善於樂此仁近於樂也言教民理順莫善於弟而後至於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此義近於禮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陰以形爲體故於禮言天地萬物之形陽以氣爲  
用故於樂言天地萬物之氣形故言其名氣故言其義於禮言

制制爲秋事於樂言化化爲夏事上言禮制行則知化爲樂化而興下言合同而化則知制爲散殊而制也作長以氣言氣盛於春夏故春夏言其氣斂藏以形言形形成於秋冬故秋冬言其形禮樂者天地之道也仁義者四時之德也

馬氏曰天高地下此尊卑自然之序也萬物散殊此小大自然之別也禮非人爲於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際而禮制行於其間矣流而不息天地之和氣也合同而化者和故百物皆化也萬物散殊未始不資於和而後生樂非人爲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際而樂興於其間矣春作夏長所以生之故爲仁秋斂冬藏所以成之故爲義以春作夏長之仁未若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爲妙故仁近於樂以秋斂冬藏之義未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爲妙故義近於禮此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在於天地之間而非所謂人爲者也

山陰陸氏曰言凡在天地之間應所謂和者皆樂也應所謂別者皆禮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元亨之仁利貞之義蓋真宰之事也其於禮樂如此柰何終於麓 欲論制作之情哉

延平黃氏曰道之下降氣爲陰陽形爲天地數爲萬物氣數之中以其高下散殊而有禮之序以其流化合同而有樂之和二者道理之自然有生之類莫不具焉流而不息者品物流行也合同而化者萬物並育也禮居仁義之後人德之序也禮居仁義之先天德之序也自其天地始分而言之則仁義其在後矣仁主愛樂主統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禮主辨異故義近於禮而禮樂之大用非僅於四時是以仁義之用近之而已禮夏德也夏之序長春之生而已可以統言仁智冬德也冬之序藏秋之成而已可以統言義天地化始於仁革始於義

李氏曰天嚴而高地坎而下萬物錯雜於其中散而不合殊而不一而序生焉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清濁相廢而輕重相浮其流未嘗息天穹窿而周乎下地磅礴而向乎上而和生焉春作言其事夏長言其化秋斂言其物冬藏言其氣所以互相足夫陰陽之道其入則爲神明其出則爲禮樂其形則爲天地其運則爲四時其德則爲仁義

橫渠張氏曰樂仁也禮義也仁則有樂義則有禮

新安朱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子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舊見伯恭愛教人看只是說得粗文意不瀏亮不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只說人做這箇去合那天之度數如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建安真氏曰禮樂之原出於天地自然之理天高地下此即自然之尊卑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有隆有殺此即自然之等級聖人因此制爲之禮君父在上臣子在下此即天高地下之象自是而下兄弟夫婦師友賓主以至於輿臺皂隸名位分守燦然有倫此即萬物散殊之象皆所以法天地之序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少息爲雷霆爲風雨皆是陰陽之氣摩盪而成惟其二氣和合所以能化生萬物聖人因此作爲之樂樂有五聲以應五行十二律以候十二月之中氣皆陰陽交錯而成所以象天地之和也樂音之和與天地之和相應可以養人心成風俗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爲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爲禮者既不能合先王之制

而樂尤甚焉大抵鄭衛之音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然禮樂之則雖亡禮樂之理則在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是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後言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一章是矣

慶源輔氏曰禮行樂興此禮樂之形於天地者也制云者以見禮之制非人之所能爲也作長斂藏此禮樂之形於四時者也形於天地則先禮而後樂蓋有序而後和生焉形於四時則又先樂而後禮蓋氣和而後物成焉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鄭氏曰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爲亦言循之也官猶事也天地各得其事

橫渠張氏曰樂動故率神而從天禮靜故居鬼而從地率神居

鬼鬼神一物也只是神爲伸鬼爲歸指幽明而言

長樂陳氏曰樂極和不有以敦之未必能統同禮從宜不有以別之未必能辨異天法道者人法地者也神由天道而無方非樂之圓而神不足以率之鬼由人道而有歸非禮之方以知不足以居之率則有循而體自然非有以強之也居則有方而止其所非有以行之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而其從天地如此亦各從其類故也天以至陽而職氣覆地以至陰而職形載樂由天作而至陽之氣存焉禮以地制而至陰之形存焉聖人職教化者也爲能因陰陽以統形氣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蓋樂有聲而無形作之以應天則聲氣同故也禮有形而無聲制之以配地則形體異故也禮樂明矣而不昧備矣而不偏非徒足以官天地天地亦將爲我官也聖人始而應配之以成位終而官之以成能庸詎知禮樂非天地耶天地非禮樂耶作樂



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別而言之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合而言之聖人制禮作樂而天地官者作之事也大人舉禮樂而天地昭者述之事也言天地官則天地雖大亦受於禮樂矣言天地昭則天地雖幽亦不能匿其情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和言氣老子所謂沖氣以爲和是也宜言物易所謂象其物宜是也氣固有和矣樂則敦之使厚而已物固有宜矣禮則別之使辨而已和既敦則莫不循其理而無所屈故能率神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居鬼神者陽之盛而天以陽爲德則樂之敦和率神所以從天而已鬼者陰之盛而地以陰爲德則禮之別宜居鬼所以從地而已故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亦各從其類也禮樂之本出乎天地故每以從言之聖人以樂之從天也故作爲聲音以應天之陽以禮之從地也故制爲文采以配地之陰於樂言應於禮言配此禮樂內外之別也

延平周氏曰樂由天作無方而不可知故率神以從天禮以地制有方而不能變故居鬼而從地本乎天也故作之以應天本乎地也故制之以配地有樂也天之道所以通有禮也地之義所以顯樂所以發天地之和禮所以明天地之序

馬氏曰神者陽之類而天者陽之所積也樂由陽來故率神以從天鬼者陰之類而地者亦陰之所積也禮由陰作故居鬼以從地神言率而鬼言居率者引而上之也居者俯而就之也故神言率則知樂者崇之道也鬼言居則知禮者卑之道也天地有自然之禮樂而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者所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則禮樂明備而天地各當其位也此與記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同意

虞氏曰樂由天作故敦和以從天禮由地制故別宜以從地從猶順也民得其和而已未足以從天必能率神而後可以從天人得其宜而已未足以從地必能居鬼而後可以從地率者循其自然居者安其所守若詩所謂神之弔矣此率神也傳所謂鬼有所歸此居鬼也

延平黃氏曰氣也者神之盛也敦和又其氣之盛也禮樂之道行乎陽則高下散殊合同而化行乎陰則率神而從天居鬼而從地鬼神之道未離乎數而數實行之是以道之妙乎樂則能率之以從天妙乎禮則能居之以從地禮樂之妙能官天地而率神居鬼則分天地之所主而已唱者天之道也故作樂而應之偶者地之道也故制禮以配之應也配也禮樂參之天地者也

慶源輔氏曰前言形於天地四時者如此此又推言禮樂之理

也然樂之理則敦厚於和率循陽道以從於天禮之理辨別其宜居守陰道以從於地敦和率神天之道也別宜居鬼地之事也從天從地禮樂自然之理也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聖人之事也禮出乎地樂出乎天始也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終也至於禮樂明備則天地之化見於禮樂而無餘蘊如此則天地反爲聖人之所官矣

金華邵氏曰作樂以應天應者彼有而此答之之謂制禮以配地配者以此而合彼之謂然則禮樂非聖人之私術蓋因天地之理而爲之耳及夫其用昭明而全備則天地之間各有司存不相紊亂是又以天地而理天地者歟 又曰天地者禮樂之主禮樂者天地之官王君道官臣道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

者天地之別也

鄭氏曰卑高謂山澤也位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  
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  
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象光耀也形體貌也

孔氏曰自此至禮樂云廣明禮樂之功包天地之德此一經明  
禮爲天地之別也山澤列於天地之中故云已陳貴賤即公卿  
以下故鄭註周易云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下也動  
靜謂雷風動散有常也小大小謂草木春生秋殺昆蟲夏生冬  
伏大謂常存不隨四時變化不等故云殊也方謂走蟲禽獸之  
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謂殖生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於  
藪澤者也鄭註易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此註不同各有以也  
行蟲有性識故稱方殖生無心靈故云物也萬物各有區分性  
命之別聖人因此制禮類族緣物各隨性命也成象日月星辰  
也成形植物動物也聖人制禮是從天地之分別也

記說卷九十四

七

張氏曰明聖制禮殊別是天地之分別也亦別辨居鬼而從地  
也

橫渠張氏曰禮不必皆出於人天地之理自然而有天之生物  
便有尊卑小大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天秩者父子  
兄弟夫婦之類次第而有者也天秩者雜然而生其間便有小  
大上下之別或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猶告子  
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當合內外之道能知禮  
之本於自然人順而行之是之謂禮 又曰卑高亦有義高以  
下爲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動靜陰陽性也有常不  
牽制於物也

長樂陳氏曰貴以高爲本賤以卑爲基是高卑以天地尊卑而  
後陳貴賤以君臣定而後位言定則知位爲辨言位則知定爲

分分辨不同禮亦異數此君臣所以別於朝廷貴賤所以別於天下也然卑高者位之積貴賤者位之序貴以卑而後形故言卑以敵貴賤以高而後顯故言高以敵賤然君可以言貴貴不必言君也臣可以言賤賤不必皆臣也故於君臣言尊卑於貴賤言高卑以別之易言乾坤此言君臣者易以乾坤爲首禮以君臣爲大故也天道常動地道常靜以動爲常凡物之所謂大者皆麗焉以靜爲常凡物之所謂小者皆麗焉因其大而大之因其小而小之則小大殊矣禮者天地之序序故羣物皆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如此而已變易之剛柔斷言小大殊者此主禮有小大言之異乎易主乾坤而言也天地之間有方不能無類聚有物不能無羣分蓋獨陽不生獨陰不生相辨以成體相與以致用相辨以成體則陽與陽類陰與陰類凡非類者斯離而不合故乾位西北至陽也震坎艮之陽聚焉坤位

西南至陰也巽離兌之陰聚焉其非類聚耶相與以致用則陽物不能無偶分之以羣乎陰陰物不能獨立分之以羣乎陽則天地以道相濟山澤以氣相通雷風以聲相搏水火以性相連豈非羣分耶是豈天地使然各因性命不同而已禮之道以敬爲體而有以相之辨以和爲用而有以相與使天下之衆萬物之繁靜安性命之理動安性命之情亦何異此易原吉凶所生以同民患禮推性命不同以辨名分故也在天成象則凡物之有象者皆資成焉非特日月星辰之垂象而已在地成形則凡物之有形者皆資成焉非特山川草木之流行而已象成而上形成而下暉之本數係之末度孰非天地之別乎在易繼之變化見在禮繼之天地別者易圓而神禮方以知故言妙於易言粗於禮樂書

延平黃氏曰由卑而見貴由高而見賤方以類聚物物以羣分

類天之尊卑陰陽之動靜羣類之聚分形象之上下天地之理自爾交感之相摩旋轉之相盪鼓以發之奮以進之動以化之煖以養之天地之情自爾

嚴陵方氏曰以形言則曰高下以道言則曰尊卑以位言則曰卑高獨位反言之者以位卑積卑至高故也陽常動而長陰常靜而消消則小而有別於大長則大而有別於小凡此皆天地所以辨而別也而禮行乎其間故曰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金華邵氏曰前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以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以興蓋言禮樂之所由始也此言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天地之氣齊降而百化興蓋言禮樂之所形也小大則易所謂小往大來之小大也不同即人物性命不同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

記說卷九十四

九

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鄭氏曰齊讀爲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

孔氏曰地氣上升故天氣下降與地氣交合積氣從下升在樂象氣故先從地始形以上爲尊在禮象形故從天爲初相摩謂陰陽二氣相切迫相蕩謂天地之氣相感動萬物以氣生而未發用雷霆以鼓動之得風雨奮迅而出也動之以四時者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煦之自雷霆至日月皆天地相蕩之事百物化生由此作樂者法象天地之和氣樂和則天地亦和也前經云制禮樂亦然

長樂陳氏曰樂之道形而爲天地氣而爲陰陽天地待陰陽而

後變化陰陽待天地而後流通故地氣不上齊則肅肅之陰何以出乎天天氣不下降則赫赫之陽何以發乎地兩者交通一上一下陰陽所以相摩也一先一後天地所以相蕩也蓋陰陽之氣運行乎天地之間其相薄也感而為雷激而為霆其偏勝也怒而為風和而為雷霆以震之凡物之有聲者莫不鼓矣風雨以潤之凡物之有心者莫不奮矣一噓為春夏一吸為秋冬四時之行也有以動化之或循星以進退或應日以死生日月之運也有以煖煇之如此則一寒一暑一晝一夜而百昌之化興焉然則樂有不為天地之和耶莫神於易莫明於禮微之而為乾坤顯之而為禮樂其所以同異詳略亦相為表裏而已煖之者日也月亦預焉潤之者雨也風亦預焉相須而成故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地位乎下而天位乎上未始齊也及其升然後與

記說卷九十四

十

天齊焉故曰上齊陰陽以氣言而見乎形故曰摩天地以形言而存乎氣故曰蕩其實一也雷霆者聲之所作故曰鼓風雨者氣之所激故曰奮四時代謝故曰動日月代明故曰煖禮之別終於成形者主乎體故也樂之和終於百化者主乎氣故也山陰陸氏曰據此一節禮樂與易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春秋傳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經義亦如之蓋禮無所不在在孝經則為孝在繫辭則為易其揆一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鄭氏曰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

孔氏曰此經明天地不時由禮樂失所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物生不時則物不生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女有別則治興無

別亂升地之情也 皇氏曰天地無情以人心而謂之耳  
張氏曰此明天地應於禮樂也隨禮樂得失而應之是天地之  
情也然樂是氣化故云害物禮是形教故言亂人也

長樂陳氏曰和故百物皆化化不時則不生樂失其和故也序  
故羣物皆別男女無辨則亂升禮失其別故也善言天地者以  
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  
女無辨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 樂書

馬氏曰天地之道變化不以常未春而燠未冬而寒則陰陽失  
其和雖天下易生之物亦不能生也故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  
有別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夫亂之  
所起常起於衽席之上蓋人之所褻而莫之知也故曰男女無  
辨則亂升升猶言階之以爲亂也康成釋升以成蓋亦是矣化  
不時則不生此言有以貴於和男女無辨則亂升此言有以貴

記說卷九十四

十一

於別不獨人情如此天地之情亦如此故曰天地之情蓋化則  
貴其和也春先乎夏秋先乎冬則天地亦未嘗不貴其別也男  
女則貴其別也而兄弟睦夫婦和則人倫亦未嘗不貴其和也  
此皆互文以見意

山陰陸氏曰化不時以無樂故也男女無辨以無禮故也化不  
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豈人爲哉亦天地之情也

延平黃氏曰化不時則不生失樂之和男女無辨則亂升失禮  
之節不生無辨天地之情所不能免故後之於天地以樂之和  
輔相其宜以禮之中裁成其道

慶源輔氏曰天地之化不時則物不生男女無辨則亂以作樂  
舉天地禮舉男女總之以天地之情而不及人以見禮樂之在  
三才無異理也夫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不和則不生  
無序則亂作則亦天地之情理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鄭氏曰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

孔氏曰自此至禮樂云盛說禮樂之大天降膏露是極乎天地出醴泉是蟠乎地禮樂行而陰陽和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是行乎陰陽禮樂用之以祭鬼神樂六變百神俱至是通乎鬼神高遠謂天之三光皆應禮樂而明是禮樂窮極之也深厚謂地之山川皆應禮樂而出瑞應是測深厚也此經盛論禮樂之大雖取象於天地之功又能徧滿於天地之間也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至此樂所以爲天地之和而非止同其和禮所以爲天地之別而非止同其節也蓋禮樂非天地則不因天地非禮樂則不成猶之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亦幾乎息此體用相資之道也

延平黃氏曰樂之和失之則不生禮之別失之則亂升及其得之則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行乎陰陽則物莫能違之通乎鬼神則物莫能間之凡有聲氣形數之類在其中焉禮樂至於此矣然後能著大始能居成物

嚴陵方氏曰極乎天蟠乎地言其升降之無常也行乎陰陽言其往來之不息也通乎鬼神言其變化之無方也極乎天非特樂由天作雖禮亦極乎天蟠乎地非特禮以地制雖樂亦蟠乎地行乎陰非特禮由陰作雖樂亦然行乎陽非特樂由陽來雖禮亦然通乎鬼神非特禮別宜居鬼而已雖樂亦然通乎神非特



樂敦和率神而已雖禮亦然此其所以爲至歟故首以及言之及言及其至也高者下之對遠者近之對深者淺之對厚者薄之對高猶可窮而況於下乎遠猶可極而況於近乎深厚猶可測而況於淺薄者乎

馬氏曰禮樂之粗則寓於形名度數之間至於精則無乎不在也此言中和之效其妙至此而不言在人者蓋中和者人之所致也其妙如此則在人可知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禮樂在人有如此者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孰能與於此

新安朱氏曰此以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一氣之和無所不通亦如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正義引膏露降醴泉出等語緣先有此理末梢便有這徵驗

慶源輔氏曰上言天地自然之禮樂此言聖人制禮作樂之

功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鄭氏曰樂著大始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著不息著不動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

孔氏曰樂象於天天爲生物之始是樂處大始禮法於地地稟天氣而成於物是禮居成物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顯著養物不移動者是地也一動一靜者動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靜物安伏止靜感地之陰氣也一動一靜天地間所有百物也周禮雷風日月之屬皆動也植物山林之屬皆靜也記者引聖人語云此一章是禮樂法天地也離而言之則樂靜禮動若禮樂合用之事則同有動靜故知天地之間物有動靜也

長樂劉氏曰天地交而萬物生是樂著於生物之始也有天地然後有尊卑是禮居於成物之後也天行健終而始之不窮者也故著生不息者樂之理天之道也地不動著而生之無疆者也故著生不動者禮之制地之道也一動一靜者禮樂行於斯民而中和育萬物於充盈乎天地之間者人之道所以配乎天地也

長樂陳氏曰乾者萬物之所資始故能以始而推始則至於知大始坤者萬物之所資生故能以生而生生則至於作成物然乾於大始知之而已未能使之著坤於成物作之而已未能至於居唯樂有和所以能著其始禮有節所以能居其物此禮樂所以能成天地之道也雖其成天地之道如此蓋亦本於天地之動靜而已故著不息而已故著不息而動者樂也著不動而靜者禮也一動則爲樂一靜則爲禮是以凡在天地之間者莫

記說卷九十四

四

非禮樂也禮樂之道天地而已聖人曰禮樂云玉帛鐘鼓云乎哉

又樂書云大始氣之始成物形之中終著其微而顯之者樂也居其所而有之者禮也樂以陽來以天作凡在天成象者皆資之顯也豈非著大始之意歟禮以陰作以地制凡在地成形者皆資之居焉豈非居成物之意歟乾則自強不息坤則至靜德方天確而動故其運不息著不息者樂之所以冥乎天也地隤而靜故其處不動著不動者禮之所以冥乎地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之情非動則靜而禮樂如之樂主動由中出則靜矣禮主靜交乎下則動矣萬物盈於天地之間或類聚或羣分動者有時而靜靜者有時而動一動一靜而不主故常者無適而非禮樂也非聖人知禮樂之情其孰能究此故此繼之聖人曰禮樂云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與易闢戶謂之乾闥

戶謂之坤同意一動一靜天地之間與易一闔一闢謂之變同意

延平黃氏曰天之化其陽始於亥生於子成於丑而乾位西北  
焉則知大始矣乾者天之道也楊子曰天與西北鬱化精也物  
於此焉天道制其命化精含有其生意特未判也及夫萬物資  
始於成於艮至於震而天之用出焉地氣上升天氣下降奮  
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數者冥合而有樂之和  
則大始著矣地之化其陰始於巳生於午成於未而坤位西  
南焉則作成物矣易曰致役乎坤者致役者作之也萬物之  
生天化氣地化形其化形也萌者出勾者達羽者飛足者走  
鱗者遊特未定也及夫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悖遊者  
潛走者伏飛者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數者冥分而有禮  
之別則成物居矣大始者精氣也樂散爲和氣以著之成

物之體立矣禮分爲定體以居之禮者其樂之終始歟故  
言禮制行矣則在乎樂之前言禮居成物則在乎樂之後

嚴陵方氏曰有物者必由於有始有始者必至於有物曰大  
始則又始之前也亦猶大初謂之大爾曰成物則又物之後  
也亦猶成效謂之成爾乾知大始知之而已及樂由陽來則  
著其理而可見坤作成物作之而已及禮由陰作則居其功  
而得所著大始則有氣而已居成物則有形焉氣則往來未  
嘗息而乾健之所以爲天歟故曰著不息者天也形則未  
嘗動而坤靜之所以爲地歟故曰著不動者地也夫天之  
不息以氣所以爲天者未嘗不息莊子曰天其運乎是矣  
地之不動以形所以爲地者未嘗不動莊子曰地其處乎  
是矣禮樂亦然經曰樂由中出故曰靜是亦未嘗不息也  
又曰禮者動乎外是亦未嘗不動也故止以著言之著者

見其衆物之體也於成物獨不言著者以在成形之後不嫌於不著也間讀如無有入於無間一動而天一靜而地是天地之間耳若夫動者未嘗動靜者未嘗靜和同爲一豈復有一間哉楊子曰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蓋謂是矣

馬氏曰樂由天作而樂亦著大始禮以地制而禮亦居成物蓋物之質必由而後化則是樂者存乎物生之始質散而後有其別則是禮者居於物成之後故曰樂著大始禮居成物天者陽也而陽以動爲功故天之道存於不息地者陰也而陰以靜爲德故地之道存乎不動天之道存乎不息故聖人作樂以應天而動亦與陽同功地之道存乎不動故聖人制禮以配地而靜亦與陰同德樂之動則應於天之間禮之靜則應於地之間故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然而天地合而後萬物生陰陽和而後萬物成則禮樂之道亦必相待而後成也故樂亦未嘗不靜而禮亦未嘗不動故曰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記說卷九十四

六

慶源輔氏曰氣和而後物生物生而後有辨樂著大始和之事也禮居成物辨之事也有氣而後有物有用而後有辨樂統同氣也禮辨異物也天之所可見者不息也地之所可見者不動也不息樂之事也不動禮之事也至於一動一靜聖人之妙用而禮樂之並行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言二者不可闕一也

金華邵氏曰禮樂雖因天地而形天地亦以禮樂而著方其天地別而爲禮天地和而爲樂是禮樂因乎天地也及夫禮樂極天蟠地行陽陰通鬼神窮高極遠測度深厚禮樂之理無所不有天地亦賴禮樂而著焉故大始氣也成物形也大始本有是

氣樂則著而明之成物本有是形禮則居而辨之故著而運行不息則爲天著而一定不易則爲地著而爲一動一靜則在動非動在靜非靜乃天地之間而機緘之妙也聖人於此窮其所自而歸之於禮樂故曰禮樂云又以見天地造化亦不無待於禮樂也

金華應氏曰自天高地下至此一章本上繫之文夫子所以明易也而以是發明禮樂之理非聖門學者深究乎天地之蘊而有見於禮樂之用未能及此情者理之所存而心之發見也及猶至也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其二者之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屆無深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大始之妙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爲天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爲地居者藏諸用者也著者顯諸仁者也天地之間不過一動一靜而已故聖人昭揭以示人而名之

曰禮樂也

記說卷九十四

十七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鄭氏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夔舜時典樂者也書曰夔命汝典樂

孔氏曰此一節是樂記第四章名爲樂施明禮樂既備乃施布天下也自此至行也明聖人制樂以賞諸侯其功大者其樂備五弦謂無文武二弦唯宮商等五弦也南風詩名案家語云昔舜彈五弦之琴其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故註云其辭未聞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案世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或五弦始舜也夔是舜典樂之官名夔欲天下同行舜道

故歌此南風以賞諸侯使海內同孝也然樂之始亦不止在夔也

長樂陳氏曰順天地之和莫如樂窮樂之趣莫如琴蓋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所以禁淫邪正人心者也洞越練朱之制雖起於羲農而作五弦以歌南風合五音之調實始於舜而已以之歌南風亦不過咏父母生養之德以解吾憂而已豈特解民阜民財而已乎夔之爲樂薦之郊廟鬼神享作之朝廷庶尹諧立之學宮天下服近足以儀覽德之鳳凰遠足以舞難馴之百獸豈特賞諸侯而已哉彼然而言之者因歌南風而發亦見賞以春夏之意也然賞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後此則因夔而已故以始制言之此後世所以推爲樂祖而祭之瞽宗歟樂書

嚴陵方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有好生之德莫如舜故作五

記說卷九十四

六

弦之琴以歌南風五者土之數而土者生物之主也南風者長養之氣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歌南風所以寫其心示其長養之意也故解吾民之愠此言養其心也阜吾民之財此言養其形也南爲長養之方北爲肅殺之地舜作南風之歌而紂爲北鄙之舞此舜與紂善惡之所以分樂所以象德而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賞之故夔始制樂以賞諸侯之有德也

李氏曰舜知樂之情故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識樂之文故制樂以賞諸侯夫當冬而叩徵音以激蕤賓則足以致陽光熾烈而堅冰立散故歌南風取萬物之皆相見也夫歌南風以合於天制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以合於人此舜之所以通神明配天地育萬物和天下者也

延平黃氏曰歌南風和天也賞諸侯和人也諸侯之受賞亦貴

其致和而已德盛而教尊則其德和於人五穀時熟則其德和於天樂者象德而賞之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觀其舞而知其德謚者行之迹也故聞其謚而知其行

慶源輔氏曰南風長養之風鄭氏則以爲舜歌父母之德如南風家語所載之辭則以爲解民愠阜民財然以此觀之則疑家語所載必有據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爲天子而歌此以爲樂則諸侯之君民者亦當法舜之德體南風之意以長養其民故夔因其歌而寫之於金石絲竹當時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以樂賞之也非謂夔始制樂言因南風而制樂以賞諸侯自夔始也

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鄭氏曰民勞則德薄鄙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鄙相去近舞人多也謚者行之迹也

孔氏曰此經明諸侯德尊樂備舞具綴謂鄙也鄙謂聚舞人行位之處立表鄙以識之舞行綴遠由人少舞處寬也舞行綴短由人多舞處狹也舞處之綴一但人多則去之近人少則去之遠觀其舞之遠近則知其德之薄厚由舞所以表德也又以謚比擬其舞聞謚之善否知其行之好惡也

長樂陳氏曰諸侯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天子賞之以樂者以其人事修於下天時應於上然後可以樂其樂也故其勞於治民者舞之行綴則遠逸於治民者舞之行綴則短觀其舞於外足以知其德於內聞其謚於後足以知其行於前則舞者勞逸之迹而謚者善惡之名迹則見於一時名則流於不朽此諸侯不可不勉而記者所以極言之也 又樂書曰天下有道

禮樂自天子出故諸侯有德天子得爲樂以賞之德盛於內而日新教尊於外而日隆則人和於下矣五穀種之美而以時熟焉則天地之和應於上矣人和於下天地應於上則德教洽而民氣樂其賞之樂以彰有德不亦宜乎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經曰行其綴非行列得正焉蓋位則節也所以爲綴列則佾也所以爲行治民勞者節遠而佾寡德殺故也治民逸者節遠而佾多德盛故也非故不同凡各稱德而已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鄭伯賂晉悼公女樂二八悼公以半賜魏絳用是推之服虔所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不易之論也然則舞行綴遠豈六佾歟舞行綴短豈四佾歟杜預謂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豈復成樂舞耶世

衰道微禮樂交喪於天下諸侯僭天子者有之大夫僭諸侯者有之及其甚也大夫不僭諸侯而僭天子陪臣不僭大夫而僭諸侯魯公初去八佾獻六羽諸侯僭天子而知反正者也季氏舞八佾於庭大夫僭天子而不知反正者也彼豈知舜以樂舞賞諸侯之意哉

嚴陵方氏曰君子所以教人者以德唯德盛人所從者衆則其教尊而人事修矣人事修則天時應故繼之以五穀時熟德盛教尊則養其心者至矣五穀時熟則養其形者至矣諸侯之養民者如此天子賞之以樂也不亦宜乎諸侯六佾大夫四士二佾舞固有常制矣而此所言綴有短遠之異者豈非因其德之大小然後或備或否歟行以言其成列綴以言其相聯言遠以知短之爲近言短以知遠之爲長長短言其所陳之形遠近言其所至之地樂不止於舞必以舞爲賞罰者以德之形容尤可



見於此故也

馬氏曰五穀時熟有富之意也德盛而教尊有教之意也有富與教則諸侯之德備然後賞之以樂賞之以樂者言賞之以備樂也德大者然後得其樂之備德小者則雖有常數而不得備故其治民之勞逸者其舞所以不同也上言舜歌南風夔始制樂言其樂之聲也下言其舞行綴遠綴短者言其樂之容也舞者德之發德者舞之蘊故觀舞可以知德謚者行者謚之王故聞謚可以知行其意王於舞而繼之以聞謚者所以詳之也

延平周氏曰聖人之賞樂以治民爲主

記說卷九十四

三

慶源輔氏曰以舜之事觀之則天子之爲樂非特自象其功德而又欲以賞天下諸侯之有德者使天下諸侯皆法象天子之德也人事至而天時未應其德猶未至也況樂者天地之和也故必俟乎天時應五穀熟然後賞之治民勞謂勞於治民者治民逸謂逸於治民者勞謂勤勞逸謂暇逸勞逸以事言也故曰治民焉行綴遠則氣舒行綴短則氣促上動則下紆上逸則下促舞者德之容謚者行之名猶影形聲響之可信也若後世之所謂謚則異是矣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四

氏曰禮樂與天地並立而天地之仁義尚爲近之春作夏長又曰以其齊降故有摩盪以其摩盪故有雷霆風雨陰陽

以下

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易解一起一滅爲相摩一進一退爲相盪震坎艮本坤也惟以剛摩柔故一索再索三索於乾而男成焉巽離兌本乾也惟以柔摩剛故一索再索三索於坤而女成焉震東方也故震盪艮爲春離南方也故離盪巽爲夏以至兌盪坤坎盪乾而爲秋冬亦若是而已 又曰一闔一闢往來不窮而變化生焉雷霆聲之所作風雨氣之所發運行無窮曰動寒暑相繼而歲成焉照臨爲煖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百物皆化代興不廢易所謂品物流形周禮所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上二條地以上齊以下 又曰極天蟠地者禮樂之容也未出乎天地之間窮高極遠而測深厚禮樂之化也又非止乎天地之間也禮樂極乎天以下 又曰琴非始於舜作而歌南風者舜也樂非出於夔制而賞諸侯者夔也舜作五弦以下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五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鄭氏曰大章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韶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夏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濩大武

孔氏曰此論六代之樂咸池備矣言黃帝之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徧是爲備具也咸池雖黃帝之樂堯既增改脩治而用之故此文次在大章之下至周謂之大咸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故周禮雲門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也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天下殷周二代唯以武功

記說卷九十五

爲民除殘暴民得以生人事道理盡極矣

石林葉氏曰咸池言備者德之全也殷周言盡者聲之極也

長樂陳氏曰舜有紹堯之至德故樂謂之韶禹有中國之大功故樂謂之夏由夏而上言樂之名而不言代由殷而下則言代而不言樂之名者蓋世遠則樂之名難明世近則樂之名易知以其難明故詳之以其易知故略之也

又樂書曰堯作大章以其煥乎有文章也黃帝作咸池以其咸物而潤澤之也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脩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之俊德而以后夔作韶禹成治水之大功而以臯陶作夏成湯能護民於塗炭故伊尹爲之作濩武王以武定禍亂故周公爲之作武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無復餘蘊矣故曰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此三代之道所以具異乎堯之所謂備也堯

曰大章又曰雲門大卷者雲門樂之體也大章大卷樂之用也雲之爲物出則散而成章其仁所以顯入則聚而爲卷其智所以藏堯之俊德望之如日就之如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如天大章之實也其智如神大卷之實也

延平周氏曰法成於堯而天道備故曰咸池備矣文極於殷周而人道盡故曰殷周之樂盡矣

嚴陵方氏曰大章咸池黃帝堯舜之所以同用也韶謂之九韶九者樂成之數前乎舜則堯非不繼學也後乎舜則禹非不繼舜也特於舜樂言繼者蓋法成乎堯者在學之時法猶未成堯雖繼之而可繼之事未備舜協于帝在舜之時功爲已協禹雖繼之而不足爲難則可繼之善善繼之功唯舜獨也無不順之謂備無有餘之謂盡

馬氏曰堯德明於天下故作大章以章之黃帝之德所施者博

記說卷九十五

二

故作咸池德之所施者博故曰池民之所順者衆故曰咸湯武所爲豈其心之所欲出於不得已也蓋其人道極於此故曰盡矣

山陰陸氏曰言章備咸池之樂故大章一名大咸漢曰韶濩蓋亦以此韶雖禪猶繼也若禹繼舜不足當之即付朱均雖繼絕矣夫文反繼爲絕蓋如此凡樂後無所加則備中無所舍則盡備猶可也盡甚矣

延平黃氏曰雲門天德之象也咸池地德之象也樂之象德有天而已則簡地堯之德有咸池則備矣韶夏文樂也濩武武樂也象德有文而已則缺武商周之樂有濩武則盡矣大卷言雲之形大章言雲之象

慶源輔氏曰大章章之也言帝德之章著也德至於可名則非其至矣故曰咸池備矣咸池非可以名義求也以大章而視咸

池則咸池備矣此所以先言大章後言咸池也若韶繼也夏大也視大章則又殺矣曰濩曰武則又韶夏之次也故曰盡矣言無餘蘊而不復可繼也由是觀之則樂可知

金華邵氏曰樂盡則德有所不足文王清廟之瑟猶有遺聲則德有餘而樂不能盡也商周之樂盡矣豈湯武之征伐有歉於三聖揖遜之盛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記者之意或得諸此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鄭氏曰教謂樂也以法治以樂爲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

孔氏曰此明樂之爲善樂得其所則事有功也以法治者若樂

善則治得其善樂不善則治乖於法前文教不時事不節是也人君教化美善則民法象君德

張氏曰此明施樂節須節也既必須節故引譬例寒暑天地之氣也若寒暑不時則民多疾疫也風雨飄灑淒厲不有時者則穀損民饑也樂以氣和民心如天地寒暑以氣生化故謂樂爲民之寒暑也風雨之事謂之禮也禮以形教故曰事也天地之以風雨奮潤萬物猶以禮安治萬民故謂禮爲萬民之風雨也先王爲樂以以法制治善則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也

長樂陳氏曰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運而爲四時則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散而育萬物則風雨相資而化興焉樂道天地之和而其教與事實體之也蓋寒暑所以生成萬物而風雨又所以輔成歲功也教所以化成天下而事又所以輔成治功也寒暑不時而愆伏其能不疾而傷世乎風雨不節而淒若其能不饑

而無功乎以迹求之春誦夏弦春合舞秋合聲以至先王之所著以成教者孰非法寒暑之時耶凡樂之事或以聲展之或以舞正之以至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孰非法風雨之節耶然則先王爲樂法寒暑風雨之治教有時事有節以善民如此則民之行也未有不象上之德矣在易益之九五上則有孚惠心下則有孚惠我德豈非以法治也善則民之行象德歟樂書

嚴陵方氏曰往來應期之謂時多少得所之謂節寒者冬之氣暑者夏之氣故言時風雨則散潤於四時之間而已故言節氣所傷爲疾食不足爲饑氣由寒暑而運故不時而疾食由風雨而成故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欲得其時故也事者民之風雨欲適其節故也且教以經世苟或不節何異風雨之致饑乎故曰無功教得其時事適其節莫非和之所致也和者樂之道

故繼之以先王之爲樂焉上所言教之時事之節皆法治之意以樂爲法則莫非善法以樂爲治則莫非善治

馬氏曰古之爲教者常興於既富之後蓋彼爲救死而恐不贍則奚暇治禮義哉故其序必在於富庶之後而使之田足以耕而爲之食宅足以桑而爲之衣元元皆樂於衣食之餘而凍餒之苦不及於父母兄弟然後謹庠序之教而孝弟得以興於暇日也此教貴得其時也天下之事有小有大而非可以一二言之皆不可以無節故農事既畢而麻事隨興野功既訖而宮功尋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講事在於農隙之際此事必宜其節也

山陰陸氏曰教無樂則不時事無禮則不節言樂以法象其治善則行如其德若大章章之也韶繼也夏大也行可謂不愧於德矣蓋行見於行事固有不能如其德者也故曰君子恥有其

德而無其行

延平黃氏曰萬物之生得寒而成得暑而長然而不時則邪氣乘物故不時則疾得風而動得雨而潤然而不節則淫暴害物故不節則饑教者先王所以化物也故譬則寒暑事者先王所以應物也故譬則風雨因時之宜而立教故不傷世通物之變而用事故有成功是以先王之爲樂也於天下也法治於已也則行象德然後無不時不節之患

慶源輔氏曰寒暑不時風雨不節天地之禮樂失矣教不時事不節人之禮樂失矣教時事節固禮樂之事也天地之道寒暑時而風雨節矣故先王因而作樂以象法其治善謂作樂之善也行象德則如大章韶夏是也若不顧其德而求備於鐘鼓管磬之間則不可謂之善也

延平周氏曰有樂而無禮則流故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則善善則民之行亦象德矣

記說卷九十五

五

金華邵氏曰此又言天下之事必貴乎得其時與節先王之禮樂亦不可拂其時與節也故引天地之道以言之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鄭氏曰以穀食犬豕曰豢爲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享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也壹獻士飲之禮百拜以喻多綴猶止也

孔氏曰自此至著其教焉明禮樂之設不得其所則禍亂興故先王節其禮樂以防淫亂豢養也先王由酒之流生禍因爲飲酒之禮凡饗禮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

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爲一節俱三獻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也故鄭知壹獻爲士饗禮所獻酒少從初至末賓主相答而有百拜是意在恭敬示飲而已故不得醉也人君作樂以訓民使民法象其德也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止淫邪也

石林葉氏曰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易以需受之以訟曰飲食必有訟蓋原始要終之意如此

長樂陳氏曰飲酒人之大欲不能不速訟先王知其然於書有彝酒之戒羣飲之誅於禮有幾酒之察屬飲之禁猶以爲未也又寓教戒之意於器皿之間彝皆有舟其載有量尊皆有壘其鼓有節爵以角觥以兕以至傷而爲觴單而爲觶孤而爲觚彘而爲酸散而爲散止而爲禁無非備酒禍也一獻之禮非士之燕禮士之饗禮而已一獻之禮非不簡也而賓主至於百拜終

日飲酒非不久也而不得醉焉然則先王爲禮以備酒禍可謂至矣言士之饗禮如此則自士而上可知也酒食以合歡則禮之所施樂未嘗不有以通之也然合歡以爲樂非樂其情必以象德酒食以爲禮非淫其德必以綴淫易之需言君子以飲食燕樂酒食合歡之意也豫言先王以作樂崇德樂以象德之意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禮以綴淫之意也樂

書

嚴陵方氏曰釀黍以爲酒固已美矣又加之以黍豕焉則美之至也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非謂是乎一獻之飲酒禮也一獻以見飲之少百拜以見儀之多楊子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亦以是而已黍與芻豢之黍同謂養之也酒所以爲饗禮食所以謂食禮饗食之禮凡以通賓主之情合彼此之歡也歡既合矣必有樂以和之故繼之樂以象賓主之德以形



容於樂故以象言之樂之所樂不能無淫必有禮以節之故繼之以禮以綴淫淫過也

馬氏曰書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固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固非酒惟辜此皆酒之流生禍也然而酒者人情之所不能免先王亦不能絕之因爲酒禮以節之而已終日飲酒久矣而不醉焉此先王之所備酒禍而有禮以節之也人心有相得之歡無以見則寓於酒食故酒所以合歡德無形而樂有象德蘊於中而無以發則寓於樂故樂以象德禮所以節人心而使之知所止故禮者所以綴淫也

延平黃氏曰酒之養人猶其教其事酒之流生禍猶其不時不節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所以節其流 又曰上下之分甚嚴而不至於絕者以其有酒食以合歡甚歡而不至於蕩者以其有樂以象德有禮以綴淫

記說卷九十五

七

慶源輔氏曰物之流生禍者多矣此姑舉其一也亦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舉以戒焉人固有自然之德所謂和者是也故作樂以象之而使之常不失其自然又慮其過也故制禮以綴止之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鄭氏曰大事謂死喪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事之大者必有禮以哀之於福之大者必有禮以樂之死亡凶札禍哉天事之大者也圍敗寇亂人事之大者也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也以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所謂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彼哀而我哀之彼樂而我樂之分雖異情而皆以禮終則禮達

而分定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於吉曰福以知凶之爲禍於凶曰事則吉無非事分以言其有定分而不可犯也若曾子七日水漿不入口則不能以禮節其哀矣魏文侯聽鄭衛而不知倦則不能以禮節其樂矣

馬氏曰大事者言其凶事之大者也大福者言其吉事之大者也哀樂之情皆生於中而禮者所以飾之也以禮哀之而哀不至於過以禮樂之而樂不至於極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此言有禮以節之

慶源輔氏曰有禮以哀之喪禮是也有禮以樂之嘉禮是也皆以禮終則不至於過也

延平黃氏曰皆以禮終故哀樂中其節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記說卷九十五

八

鄭氏曰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

孔氏曰樂本從民心來故感動人深使惡風移改弊俗變易風謂水土之風氣謂舒疾剛柔俗謂君上之好惡

延平周氏曰聖人之所樂則莫非正也發其所樂而爲樂則莫非和也以其正故可以善民心以其和故感人之深有以善之又其有以感之則所以移風易俗也

長樂陳氏曰善民心則惻隱羞惡之心達而爲仁義恭敬是非之心達而爲禮智感人深則動蕩血脉流通精神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善惡樂之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爲柔至惡之俗可移而爲善移風而使之化易俗而使之變爲樂之效如此而先王著之以爲教則一道德同風俗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聖人所以樂其樂者以樂可以善民心故耳所以能善民心者以其感人深而移風易俗故耳樂之道如此苟非著之以爲教則其道或幾乎息矣故先王著其教焉上言聖人以見有所樂故作之也下言先王以見教之所由來尚矣君上所化謂之風民下所習謂之俗遷此之彼爲移更有爲無曰易

馬氏曰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人不能無樂而先王亦不能無樂故樂也者先王之所樂也先王因其樂而著其教焉人之善性雖皆出於天而風俗則未嘗同先王盛時能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者以其有樂也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延平黃氏曰衆人所樂者物之盛聖人所樂者德之盛惟樂出於聖人之所樂故能養民心其感民深其移風易俗而出於衆人者彼且自荒矣其如民何

記說卷九十五

九

金華應氏曰漢志云其移風易俗自一獻百拜而終日不得醉以至大事大福哀樂有分皆以禮終蓋因事之風雨以謹夫教之寒暑也百拜以禮綴淫以禮哀樂以禮無非禮也而曰著樂之教蓋禮樂初無二理禮有節則樂不流如風雨不爽則寒暑不忒矣著謂尊尚而表顯之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鄭氏曰言在所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子賤之也是樂言之科從此至淫亂論人心不同隨樂而變夫樂聲善惡本由民心所感而起及合成爲樂又感於人善樂感人則人化之爲善惡樂感人則人隨之爲惡是樂出於人而還以感人猶雨出於山而還以雨山火出於木

而還以燔木也此言人由血氣而有心知其性雖一所感不常故云而無喜怒哀樂之常內心應感起於外物謂物來感已心遂應之而念慮興動也術謂所由道路也以其感物而動故心之所由道路見也

長樂陳氏曰民生而靜有血氣心知之常性應感起物而動無哀樂喜怒之常情以有常之性託無常之情則心術之形固非我也實自物而已樂書

嚴陵方氏曰心無爲也應感起物則其心動矣故其術形於外莊子所謂有物揉之而出是也上言血氣心知而下止言心者蓋別言之雖有血氣心知之異合而言之萬化皆本於心而已

慶源輔氏曰血氣心知民之所不能無也故曰有性喜怒哀樂民之所不能一也故曰無常應感起物而動猶言感於物而後

記說卷九十五

十

動應物而感因物而起則有動焉動而後心術形心術猶孟子所謂仁術也

金華應氏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中節之謂和此道心惟微也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此人心惟危也扣之則應觸之則感相激相生循環無端皆緣物而起物動於內而心形於外也所性曰心知心之虛明未嘗不靈也所形曰心術心之動則不勝其多事矣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鄭氏曰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肢也賁讀爲憤憤怒氣充實也春

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徵也肉或爲潤

孔氏曰人君志意微細噍殺謂樂聲噍蹙殺小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悲思憂愁也嘽寬也諧和也慢疏也繁多也康安也君若道德嘽和疏易則樂音多文采而節簡略下民所以安樂也粗厲謂人君性氣粗疏威厲猛起謂武猛發起奮末謂奮動手足廣賁謂樂聲廣大憤氣充滿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性氣剛毅肉言人肉多則體肥肉謂厚重者也君上寬裕厚重則樂音順序而和諧動則民皆應之而慈愛也流辟謂君志流移不靜邪散謂違辟不正放邪散亂狄成滌濫皆謂樂之曲折音聲疾速如此則民感之淫亂也此六事皆據君德及樂音其意易盡者則一句四字志微噍殺是也難盡者則兩句八字以結之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類是也或六字以結之廉直勁正莊誠是也

延平周氏曰心術形然後音作故審其音則其心術可知也長樂陳氏曰樂以音變音以民變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哀心所感然也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然也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流辟和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也由前則以心論聲而其辭略由後則以音論民而其辭詳此其序所以不同也總而論之其音作而民思憂亡國之音也其音作而民康樂治世之音也其音作而民淫亂亂世之音也治世之音居亂亡之中者以爲世治而不知戒不止則亂矣此記樂者之微意也今夫肉倍好者璧也好倍肉者瑗也肉好如一旋而不可窮者環也肉好

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耶樂音謂之狄者猶夷狄謂之狄以其有禽獸之道也順成之音則其音順而治狄成之音則其音逆而亂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慢易者非傲慢之慢特言其過耳繁文簡節者文雖繁而節則簡也且厲則蹈厲之厲猛則所守不中正起則作之而不已末與風淫末疾之末同奮末則手舞足蹈之謂也肉好猶璧之有肉好然蓋璧外謂之肉實而無隙內謂之好則虛而已謂其音實而有所養又虛而得所好也狄成言狄強而成滌濫言滌而泛濫也

馬氏曰論樂之所始則起於心之所感而後發於聲音論樂之所成則反以感人心者也是故自哀心感者其聲嘒以殺至於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言其音起於心之所感也至於所謂志微嘒殺之音作而民思憂以至於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

記說卷九十五

十二

亂此言其樂之所以感於人心也先王之爲樂尤慎其所以感之之始

山陰陸氏曰言著志微以著嘒諧慢易粗厲猛起廉直勁正寬裕肉好流辟邪散皆志也蓋志微則嘒殺之音作嘒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嘒諧慢易則繁文簡節之音作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則奮末廣賁之音作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餘放此鄭氏謂簡節少易也肉肥也狄濫往來疾貌皆非是文繁而節不簡則失之繁節簡而文不繁則失之簡肉而無好則失之實好而無肉則失之虛順成言順以著逆狄成言狄以著華

延平黃氏曰有血氣則有情慾有心志則有意識情慾可動意識可感然後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君子則不然血氣心智不能淫其性而喜怒哀樂之情發而中節故不爲憂思

淫亂而異其音焉是故君子之樂可以善民心可以移風易俗

慶源輔氏曰慢猶緩也對忽之言易謂和易也平易也繁文所以極其盛簡易所以著其誠肉好猶俗言美滿也喜心感者易失之流故以其流者言之於其終又有以見上五者亦皆有過焉故下言先王制樂使剛氣不怒柔氣不懼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鄭氏曰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懼猶恐懼也孔氏曰上經既明樂之感人自此至深矣明先王節人情性使之和其律呂親疏有序男女不亂乃成樂也自然謂之性念慮謂之情先王制樂本之情性稽考也既得人情考之使合度數

裁制之以禮義使合生氣之和道達人情以五常之行陽主發動失在流散先王教之使感陽氣者不散陰主幽靜失在閉塞先王節民情使感陰氣者不塞剛不至暴怒柔不至恐懼陰陽剛柔四者通暢於身而發見動作於外陰陽剛柔各得其所是安其位也不相侵犯是不相奪也五常之行若木性仁金性義火性禮水性知土信也

張氏曰前言民隨樂變此言先王制正樂化民也陽謂稟陽氣多人也陽氣舒散稟陽多則奢陰氣閉密人稟陰多則縝密今以樂通二者之性皆使中和故陽者不散陰者不密也

長樂陳氏曰本之情性而明樂之情稽之度數而明樂之文有情有文然後裁之以禮義故能幽合生氣之和明道五常之行幽合生氣之和則和於天明道五常之行則同於人和同天人而至於無間故能使之陽不散陰不密剛不怒柔不懼不散者

陽中之陰不密者陰中之陽不怒者剛中之柔不懼者柔中之剛四者條暢於中而發作於外是以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又樂書曰自人有血氣心知之性以至六者之音作而民應之無非本之情性也自黃鍾之長而以黍累之則別於分寸則紀於尺張於丈信於引而五度審矣自黃鍾之數而以一推之則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而五數備矣然度數在天下被之於文則久而必息寓之節奏則久而必絕要在稽之而已稽之則其數足以正其度而音正矣百度得數而有常又制之禮義使百體齊運而順正其大足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不乖其微足以道人性五常之行而不悖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喜心感者聲發以散哀心感者聲噍以殺是陽易失之散陰易失之密也怒心感者聲粗以厲愛心感者聲和以柔是剛易失之怒柔易失之懼也先王知樂之感人如此故

合天地生氣之和道人性五常之行使之陽氣宜散而不散陰氣宜密而不密一適天地之和以暢之而已剛氣宜怒而不怒柔氣宜懼而不懼一適人性之和以暢之而已周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便陰陽之聲陂聲散險聲斂正聲緩陂則陽而散斂則陰而密陽而不至於散陰而不至於密其正聲之緩乎論陰陽如此則剛柔可知已凡四暢交於一體之中而發作於一體之外則陰陽皆安其位而陽不奪陰而散陰不奪陽而密剛柔皆安其位而柔不奪剛而懼剛不奪柔而怒夫然則聲相應保而爲和細大不踰而爲平而樂之道歸焉爾書以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爲舜樂之成詩以笙磬同音以籥不僭爲周樂之美皆此意歟剛柔言氣而陰陽不言者陰陽氣之大者也於氣言剛柔則陰陽舉矣陰陽之氣自得之於天者言之剛柔之氣自得於地者言之



延平周氏曰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情性之在物者有理故稽之度數惡夫過而淫也又制之禮義如此故能幽合生氣之和明道五常之行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則和而無乖故陽舒而不散陰慘而不密剛不至於過柔不至於不及四者條暢交於中而發於外是以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嚴陵方氏曰黃鍾之律長九寸應鍾之律長四寸此樂之度也陽六爲律陰六爲呂此樂之數情性由乎內故言本度數存乎微故言稽生氣者天地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曰生氣也五常者五行也生氣固有和矣唯樂以合其和然後其和不離五常固有行矣唯樂以道其行然後其行無礙陰陽兼物言之也剛柔指人言之也陰陽不言氣者陰陽不嫌於非氣也陽不散陰不密然後得其暢故曰暢陽不至於散則陽交陰故也陰不至於密則陰交陽故也故曰交其暢也其交也豈非和之所致乎

剛柔之氣亦若是而已夫然後發之於外足以起事作之於外足以成功且皆各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馬氏曰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其文則見於形名度數之間故稽之度數當於人心不合於度數合於度數而不當於人心皆非所謂善樂然而制之不可以不合其宜故制之以禮義人受天地之和而生蘊於中則爲性發於外則爲行故合生氣之和於內而道五常之行於外陰陽剛柔之性皆當其位而六通四闢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皆當其位而不相奪也

延平黃氏曰本之情性以正樂之德稽之度數以正樂之文制之禮義以正樂之用陰陽爲道則剛柔爲德陰陽爲德剛柔爲氣剛氣陽德之發柔氣陰德之發不散不密陰陽之中也不怒不懼剛柔之中也有中性然後有中德有中德然後

有中氣樂者本於性發於德而作於氣者也

慶源輔氏曰喜心感怒心感者是謂情性性度數謂律呂生氣天地生物網緼之氣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故本之以情性律呂著天地自然之數故稽考使有所合大樂與天地同和道順也順夫五常之行使動而不失於流散則陽中有陰靜而不至於固密則陰中有陽剛不過於怒則剛中有柔柔不失之懼則柔中有剛舉此四者以總上六者陰陽剛柔四者交暢於人之心而發作於外之樂交暢於中則作於外者疑於無倫今也各安其位而不相陵奪然後爲樂之至本之情性則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稽之度數則皆安其位而不相奪

金華邵氏曰此言著其教之意先王將以著樂之教必先立其本而後樂可作其本不立則不過聲音器數之末何以感動人

物故先本之情性使出於天機自動天籟自鳴有非人僞能爲者然後稽之度數如律呂之損益宮羽之小大制之禮義如用八用六宮縣軒縣也夫情性者樂之本然無所養則本喪矣合其義之和而使之不乖道其行而使不它適至四者條暢交感各安其位則得所養矣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也

鄭氏曰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周禮大司徒樂以樂語樂舞教國子是也律六律也周禮典同以六律六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小大謂高聲之類正聲之類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宗廟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以象事行

宮爲君商爲臣是也皆形見於樂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

孔氏曰先王欲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非教不可故立之學等使依其才藝等級而教學之增習寬廣其樂之節奏省審其文采文采謂樂之宮商相應若五采成文即上聲成文是也繩是度量之物謂度量之以道德仁厚也律小大之稱者謂六律小之與大以爲樂器使音聲相稱也若黃鍾之律長九寸應鍾之律長四寸半強各自倍半爲鍾是其小大也鄭氏註高聲正聲見周禮典同註比終始之序者五聲始於宮終於羽比五聲終始使有次序也鄭註宗廟黃鍾爲宮以下大司樂文黃鍾律之最長者應鍾律之最短者引以證經之終始使人法象五聲是事行也若宮商角徵羽象君臣民事物也先王制樂以化民由樂聲調和故親疏之理見於樂之聲以樂聲有清濁高下故貴賤長幼見於樂以樂聲以有陰陽律呂故男女之理見於樂也記者引古語言樂觀之益人深矣

長樂陳氏曰教不可陵節學不可躐等先王之於樂非獨以善吾身又將以教人也故始之以中和祗庸孝友之樂德中之以興道諷誦言語之樂語終之以二帝三王之樂舞始之以十三舞勺中之以成童舞象終之以二十舞大夏其立之學等用其才之差而使習之如此抑又使之廣其節奏而不爲簡節之音省其文采而不爲繁文之樂則德之充實而端厚者故足繩之使不淫矣周官小師掌六樂之節鍾師掌九夏之節奏奏之辨也樂之止有節其作有奏兩者合而成文則文采而已節奏文采均聲之飾治飾之道欲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采不可以不省以繩德厚則能使人復性之靜而不逐物之動又何窮人欲滅天理之有律述此者也比輔此者

也樂之於天下其體固有大小其用固有終始蓋難以一隅舉述以小大之稱則大小相成而無輕重之不等輔以終始之序則終始相生而無先後之不倫以此象乎事行則事容有大小終始矣繩德厚以爲性象事行以爲行則越之聲音形之動靜一遠一近而親疎之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存焉一先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一內一外而男女之理存焉能使是理莫不形見於樂豈不原於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耶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陰陽剛柔各安其位所以觀其和之深也立之學等廣節奏省文采以繩德厚所以觀其德之深也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所以觀其事之深也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於樂所以觀其理之深也故曰樂觀其深矣乃若無形無聲則樂深之又深載道而與之俱且將不可識況得而觀之乎樂書

嚴陵方氏曰立之學所以教之立之等所以辨之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所謂立之學也若舞勺舞象所謂立之等也節奏惡其狹故曰廣文采惡其雜故曰省凡此皆原其性之所稟故曰以繩德厚小大有宜事之稱也終始相生事之序也有宜則不可以無稱故律而述之使不易相生則不可以無序故比而聯之使不絕若宮音濁而大羽音清而小蓋律小大之稱也始於黃鍾之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蓋比終始之序也凡此皆發於情之所動故曰以象事行夫德本厚或爲物所遷則失其厚唯正之以樂然厚歸厚焉故於德厚言繩親䟽言其分貴賤言其位長幼言其序男女言其情四者皆人之倫也莫不各有理焉唯形容於樂乃可得而見故曰樂觀其深矣

馬氏曰前言樂之道備矣然非廣其教則不足以傳後世故立

之學等以至於親疏貴賤皆形見於樂樂之作則奏樂之止則節節奏合而成文采而以繩其德厚也人之性雖出於天而非樂則無以成其性故曰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德者性之端所謂德厚也樂者德之華所以繩德厚也律述也樂有大有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唯其稱而已樂有始有終而終始之序不可亂也若五音大不過乎宮細不過乎羽此小大之稱也大師之奏始作翕如至於繹如此終始之序也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皆以象事行也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此樂之器所象也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此樂之作所象也康成釋律謂之六律則其說似非也樂者官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也自本之情性稽之度數以至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

則觀其樂可謂深矣然禮樂政刑其極一也而獨以樂爲深者蓋禮與政刑者皆所以約人於外者也樂者所以和人之中者也故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延平黃氏曰先王以民之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則天理滅矣故本之情性而爲之樂焉及以感通之則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恭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夫恭之於君臣親之於父子天理也而形見於樂觀其深矣

山陰陸氏曰樂觀其深若季札觀樂是也夫樂窮之而益遠故孔子爲之三月不知肉味

慶源輔氏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即上所謂繁文簡節也節奏貴簡濶文采貴繁縟省謂察之恐失之不及也上言先王作樂此言先王以樂寓之學官而以教人以繩正人固有之德使不失其厚也事之行也必有小大之稱終始之序故先

王之於樂亦律而比之以象夫事之行焉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樂通倫理其是之謂乎觀乎樂則發人者深矣

氏曰黃鍾者子之氣陽律之長也而林鍾可謂遠矣乃損而下生林鍾者未之氣陰呂之長也而大族可謂遠矣乃益而上生此親疏之理而見其父子相繼之禮焉宮有宮覆之義而其尊爲君商有商度之義而其卑爲臣此貴賤之理而見其君臣相濟之禮焉黃鍾之管其九寸則所生在先而爲始中呂之管寸六則所生在後而有繼此長幼之理而見其兄弟相序之禮焉律不能以獨生也必下以求呂呂不能以獨成也必上以附律此男女之理而見其夫婦相親之禮焉

吳興沈氏曰山川草木禽張動靜皆樂觀也深言其妙而難知

觀若大觀在上之觀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

鄭氏曰遂猶成也慝穢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子賤之也論作樂不得其所則滅和平之德故君子賤之也敝謂勞敝煩謂煩擾陰陽之氣衰亂故生物不得遂成慝惡也淫過也世道衰亂上下無序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以上三事皆喻禮慝樂淫也

馬氏曰土敝也水煩也氣衰也所以喻世亂也土敝則草木不生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所以喻禮慝而樂淫也世亂非無禮樂也禮慝樂淫則禮樂之名雖存而其實已亡矣

慶源輔氏曰氣衰則生物不遂所以總上二語敝謂傷敝煩謂

勞煩土敝水煩皆陰陽之氣衰息故也物者氣之所生也禮樂者世之所形也愚反善之辭禮愚如世俗委巷之禮也禮易失之愚樂易失之淫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五

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洩以忘本廣則容  
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乎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鄭氏曰廣謂聲緩狹謂聲急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  
所

孔氏曰朋淫於家是慢易以犯禮節淫酗肆虐是流洩以忘根  
本廣謂節奏疏緩多有姦淫之聲狹謂音促則感人思其情欲  
條遠也暢舒也賤謂棄而不用也

長樂陳氏曰禮慝不足以善物樂淫不足以化俗故其聲哀矣  
外貌為之不莊其聲樂矣中心為之不安或慢易以簡節反以  
犯其節或流洩以逐末反以忘其本廣則嘽緩而容姦以亂正  
狹則急數而思欲以害道如此則感動條暢之順氣而殄滅和  
平之至德其何以動四氣之和奮至德之光乎是以君子賤之  
也蓋同異相濟為和高下一致為平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嚴陵方氏曰此廣言淫樂之事關睢之樂非不哀也然所以哀  
者窈窕之難求是乃所以為莊非不樂也然所樂者淑女之為  
配是乃所以為安今哀而不莊故慢易以犯節樂而不安故流  
洩以忘本慢則無所敬易則無所戒故犯節流則不知止洩則  
有所溺故忘本廣固足以有容所容者姦聲感人則逆氣應之  
矣狹固足以有思所思者樂得其欲則以欲忘道矣平則條而  
有理和則暢而能通

山陰陸氏曰廣失之無法狹失之不通感動之微也詩云無感  
我悅兮或言感或言滅相備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止聲感人而順  
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自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





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鄭氏曰成象者謂人樂習焉

孔氏曰自此至贈諸侯也為樂象之科從此至行其義明樂有  
姦聲正聲以類相感君子當去淫聲用正聲也逆氣謂違逆之  
氣即姦邪之氣姦聲感動於人而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  
淫樂遂興紂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二  
者相合而成象則和樂興若周室太平頌聲作也聲感人是倡  
也氣應之是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有應也回  
謂乖違邪謂邪辟言乖違邪辟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  
言善歸善分惡歸惡分也既善惡各歸其分是萬物之情理各  
以類自相感動也

長樂陳氏曰聲樂之象也其發而感人不能無姦正氣體之充  
也其出而應聲不能無逆順蓋樂者天地之和正聲之所止也

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二

而姦聲則乖此人者天地之委和順氣之所鍾也而逆氣則反  
此然氣合於無象見於有相感而文生文之所生則象之所見  
也象之所見則樂之所形也逆氣成象而淫樂興則新樂之發  
非治世之音也順氣成象而和樂興則古樂之發非亂世之音  
也夫命有正有不正性有善有不善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  
有吉然則聲有姦正氣有逆順樂有淫和不亦感應自然之符  
耶聲之邪正既異其所倡則氣之逆順亦異其所和可謂倡和  
有應矣逆氣而淫樂興順氣而和樂興可謂回邪曲直各歸其  
分矣凡此非特人為然萬物亦莫不各以氣類相感動也古之  
人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  
弦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雪  
霜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  
散終歲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以至

瓠巴鼓瑟而鳥舞魚躍師曠奏角而雲行雨施鄒衍吹律而寒  
谷黍滋豈非萬物之感理各以類相動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之作  
也不可得而見及其成也乃形見於樂而已然由其所感者異  
故其所應者異所應者異故所興者亦異此君子慎其所以感  
之者夫聲無非樂也樂亦無非聲也然單出為聲比音而樂之  
然後為樂言聲感於上而樂興於下又以見上有好者下必  
甚焉言回則知其有莊言邪則知其有正文或曲或直焉此  
言其聲之別如此夫順氣則成順象逆氣則成逆象此以  
類相動也以類相動其理然也故曰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  
也

曰周禮樂師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音聲淵問  
為邦孔子對云樂則韶舞放鄭聲之淫者蓋樂聲有四慢則不

肅不若凶之不善凶則不善不若過之不中過則不中不若淫  
之不正為邦以禮樂為急樂以放鄭聲為先故建國所禁之聲  
其序如此此言淫樂和樂淫樂則多哇之鄭也和樂則中正之  
雅也先王建國不先禁淫樂則鄭聲得以亂雅矣古之人將欲  
揚善必先遏惡將欲存誠必先閑邪意亦類此然禮樂之道同歸  
故曲禮論安民以無不敬為先周官論建國之樂以禁四聲為  
先

馬氏曰象者見乃謂之象也然聲亦可謂之象故曰聲者樂之  
象倡和有應故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皆以類相動  
也

慶源輔氏曰由是觀之先王之樂固非一日之積也而樂之和  
與淫亦豈一人之所能為哉自聲之感氣氣之成象然後樂興  
焉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寫之於八音固不能有所加損於其

間也至紂爲靡靡之樂亦其逆氣自然之象耳唐太宗時張文收請改正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其說未盡善然得其大意矣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即上所言是也至萬物又言其不特在樂而已泛推物理亦莫不然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鄭氏曰反猶本也術猶道也

孔氏曰反去淫溺之情理以調和其善志比擬善類以成己身之美行不留聰明不留停於耳目也不接心術謂心不存念也設謂施設由從也

張氏曰君子人君也民下所習既從於君故君宜本情不使流宕以自安和其志萬物之理以類相動故君子比於正類以成其行也諸行率由順正以行其德美化其天下也

長樂陳氏曰天下之情以正聲感之則和以姦聲感之則蕩天下之行以非類成之則惡以正類成之則善能反情以和其志則好濫之音莫能淫燕女之音莫能溺其心一於和而已能比類以成其行則以道制欲而不以欲忘道其迹一於善而已行歸於善則德全矣姦聲可以爲淫樂而淫樂不止於姦聲亂色可以爲慝禮而慝禮不止於亂色姦聲亂色其入人也淺不能累吾聰明於其外淫樂慝禮其入人也深不能蔽吾心術於其內夫然則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百體所由無逆而非順無邪而非正以行善義而已

樂書

嚴陵方氏曰情者性之欲反情所以復其性類者人之善比類所以資諸人反情於內故足以和其志比類於外故足以成其

行鄭衛則為姦聲紅紫則為亂色聰明外也故於聲色言旦之心術內也故於禮樂言旦之留則來而止之接則與之交焉此又內外深淺之別也以厯禮不接心術故墮慢不設於身體以淫樂不接心術故邪僻不設於身體蓋心術之動則氣有所襲故也義者宜也由乎順正則所行無不宜矣

山陰陸氏曰反情以和其志情所謂可有否焉是之謂反情以和其志故曰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比類以成其行若德不足以比大王則雖效死勿去可也若紀侯大去其國是知比類以成其行之過也義義也順正命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又曰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目之於色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李氏曰反情以和其志以內脩內者也比類以成其行以外治外者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厯禮不接心術以外治內也情慢邪辟之氣不設身體以內治外也夫如是則耳之暴聲目之暴色鼻之暴臭心知百體之暴佚莫不順而無逆正而無邪矣故曰耳目鼻口皆由順正

建安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它內外交致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厯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情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顏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慶源輔氏曰反其情之所自發也人情亦無不善及其流則有惡者矣故反情之所自發以和其志情出於性志存於心類肖也伊川解詩克明克類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今能知之而不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此義亦然君子以成德為行言比

類其德以成其行也不留不接不設制於外所以養於內也內得其養則發於外者無不中節矣故五官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順則不逆正則不邪所由者順正而所行者又不失其宜也凡此者皆所以自養之道已得其養則樂之本立矣故下言作樂以奮發其德不曰耳目而曰聰明聰明耳目之德也耳不可使之不聞目不可使之不見但不留於聰明可也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皇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鄭氏曰奮猶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假祖考著猶成也

孔氏曰前經明君子去姦聲行正聲自此至皆寧明正聲之道論大樂之德可以移風易俗安天下也此謂動發心志以聲音文飾聲音以琴瑟振動形體以干戚裝飾樂具以羽旄隨從諸樂以簫管用以奮動天地至極之德光明則神明來降也感動四時使氣序和平故能著萬物之理謂風雨順寒暑時鬼神降其福萬物得其所也

馬氏曰反情以和其志者和於內也比類以成其行者善其外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此言耳目之無所蔽也淫樂應禮不接心術此言心之官無不善也其詳至於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則樂之實備然後發以聲音而至於著萬物之理樂出於心而後形於聲音故發以聲音發聲音而後舞動其容故動以干戚獨聲不足以爲樂故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干戚非備樂也故動以干戚而又飾以羽毛在己則奮皇德之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地則著萬物之理蓋樂有本有末故其所至者如此

長樂陳氏曰發以聲音而爲德音之音文以琴瑟而爲德音之

器動以干戚而為武德之容飾以羽旄而為文德之容從以簫管而為備成之樂則性術之變盡矣此詩所以有簫管具舉之說歟以書推之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為堂上之樂下管建鼓鼓至簫韶九成為堂下之樂則發以聲音又以琴瑟堂上之樂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堂下之樂也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四氣之和夫然則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萬物之理何微而不著乎

嚴陵方氏曰如上所言然後可以作樂故此極言作樂之事聲音者心所生故言發琴瑟者樂之器故言文干戚所以為武故言動羽旄所以為文故言飾簫管作於堂下故言從至德者天地陰陽之德也至陰之德肅肅出乎天至陽之德赫赫發乎地上下各有所至故曰至德夫相合以為光相濟以為和以義固相合矣由樂之德輝有以奮之故其光不滅四時先後以相濟由樂之德音有以動之故其和不乖

慶源輔氏曰有諸內必形諸外故發之以聲音者則聲之成文者也寫之琴瑟則其文益顯矣永歌不足則至於手舞足蹈故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動謂發揚蹈厲發揚蹈厲則有干戚之舞然又不可無飾故飾以羽旄樂既形於音容又從之以堂下之樂上舉琴瑟下舉管籥則其餘者可知矣奮至德之光明猶大章章之也之類奮與豫卦雷出地奮同故彼亦言作樂崇德也動四氣之和謂感召四時之和氣著萬物之理即所謂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也故曰樂通倫理者也

山陰陸氏曰奮猶發也至德之光以繼示而奮四氣之和以樂而動萬物之理以樂而著若大章所以發堯德之光大韶所以發舜德之光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

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

鄭氏曰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鍾鼓也周旋謂舞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清謂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中呂

孔氏曰人之歌曲清潔顯明以象天鍾鼓鏗鏘寬廣壯大以象地終於羽成於宮象四時變化終而復始也舞者周匝迴還象風雨之迴復五色五行之色謂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相應成文如青黃相雜故曰五色也八風八方之風律謂十二月之律樂音象八風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為姦慝也八風者白虎通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次明庶風次清明風次景風次涼風次閭闔風次不周風次廣莫風皆間四十五日而至八節立春春分立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百度謂晝夜百刻度數有常也小大相成謂十二月律互為宮羽而相成者終始相生謂五行宮商迭相用為終始倡和清濁謂十二月律先發聲為倡後應聲為和律長者濁短者清迭相為經謂十二月之律還相為宮是樂之常也

長樂劉氏曰清明象夫言合樂之聲清亮而高遠也廣大象地言宮縣之位廣大而含容也小大不類而義實相成也終始不斷而理實相生也是以倡和清濁迭相經紀以成天地之化長樂陳氏曰天職氣覆而清明地職形載而廣大運行天地之間一變一通而終則有始者其四時乎一散一潤而周則復還者其風雨乎樂之道本末具舉情文兼盡其聲清而不可溷明而不可掩者以象天也非特人聲而已其體廣而不可極大而不可圍者以象地也非特鍾鼓而已六舞終於大武始於雲門八音終於革木始於金石六律終於無射始於黃鍾六同終於

夾鍾始於大呂皆象四時也非特宮羽而已五聲六律十二管  
還相為宮舞動其容以要鍾鼓俯會之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  
皆象風雨也非特舞之一端而已五聲之節奏合為文采莫不  
雜比成文而不亂則宮為君足以御臣商為臣足以治民角為  
民足以興事徵為事足以成物羽為物足以致用夫然則各得  
其所不相陵犯而無怙懣之音矣不言五聲而言五色者為聲  
成文而言故也八風象八卦也其所以擬而遂之者八音所以  
節而行之者八佾之舞而已蓋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其風  
廣莫為果麻者艮也故其音匏其風融震為竹故其音竹其風  
明庶巽為木故其音木其風清明兌為金故其音金其風閭闔  
乾為土故其音石其風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瓦而風涼蠶火  
精也故離音絲而風景是正北之風從黃鍾之律而黃鍾冬至  
之氣也東北之風從大呂大蕞之律而大呂大蕞大寒啟蟄之

氣也正東之風從夾鍾之律而夾鍾春分之氣也東南之風從  
姑洗仲呂之律而姑洗仲呂穀雨小滿之氣也正南之風從蕤  
賓之律而蕤賓夏至之氣也西南之風從林鍾夷則之律而林  
鍾夷則大暑處暑之氣也正西之風從南呂之律而南呂秋分之  
氣也西北之風從無射應鍾之律而無射應鍾霜降小雪之氣  
也八方之風周於十二律如此則順氣應之和樂興而正聲格  
矣尚何姦聲之有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  
凡六樂比目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  
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  
絲木匏竹以是求之五色成文而不亂文之以五聲之和也八  
風從律而不姦播之以八音之諧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  
十二律之度也吳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  
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和之謂也八風



從律而不姦八風平之謂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五聲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行在人爲五常以五聲可益而爲七音然則五星之於天五行之於地五常之於人亦可得而益之乎十有二律以應十有二月之氣以十二律可益而爲六十律六十律可益而爲三百六十律然則十二月之於一歲亦可得而益之乎劉焯以京房爲妄田琦以何妥爲當可謂知理矣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辨十有二辰即十有二辰生十有二律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而天下之度數出焉要之皆黃鐘以本之也百度得數而有常豈不原於十二律耶說者以百刻爲百度何其誤也聲音律呂發越於樂縣之間其體有小大不相廢而相成其用有終始不相戾而相生一倡一和一清一濁迭相爲經而其常未始有窮也蓋音莫不有適大清則志危大濁則志下皆非所謂適也一清一濁迭相爲經要合清濁之中而已安往而不適哉百度得數而有常有常之常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無常之常也有常以爲體無常以爲用非知真常者孰能究此鄭氏謂蕤賓至應鍾爲清黃鍾至中呂爲濁豈迭相爲經之意邪

嚴陵方氏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旋者樂之節故象風雨合之以祝樂之始也止之以敬樂之終也既備乃奏樂之周也以反爲文樂之還也五色即五行也五行則言其道五色則言其質非有其質則文無所附方言其成文故以其質言之五行播於四時故天地之文作於春夏而成於秋冬相生所以相成相剋所以相治故曰成文而不亂律十有二宮以應歲十有二月合而爲四時四時分而爲八節八節行之以八風故八風在天則應乎八節在地則位於八方在易則畫於八卦在樂則播於八音其所

以從律則一也律述氣者也風則天地之氣也風從律之所述則應期而不姦矣百度者晝夜之刻數也陽長則陰消則晝得數為多夜得數為少陰長則陽消則晝得數為少夜得數為多得數多者其畧長得數少者其畧短長短者度之所起也故謂之度陰陽一消一長晝夜一短一長雖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故曰得數而有常小者陰也大者陽也成雖陰之事然非陽以生之則陰無自而成故曰相成終者陰也始者陽也生雖陽之事然非陰以成之則陽亦無自而生故曰相生倡者為先和者為後清者為升濁者為降倡和者陰陽之氣先後之序也清濁者陰陽之氣升降之體也方其倡之得位則倡者為經和者為緯矣及和之得位亦若是也清之得位則清者為經濁者為緯矣及濁之得位亦若是也雖然此特其大槩爾至於播之於樂則五音六律其聲亦莫不有倡有和有清有濁焉迭相為經亦若是而已

馬氏曰清明象天象天之德也廣大象地象地之體也終始象四時之所行也周還象風雨之回合也聲成文謂之音五色成文而不亂者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者律之和也君子之於樂也小大精麤皆有數故天之中數五而因之以為五聲地之中數六而因之以為六律至於樂之始則祝祝之數其方二尺四寸此三八之數也其深一尺八寸此二九之數也九勝八陽勝陰也此樂之所以作也至於樂之終則有敵而敵之數其鉏鋸二十七此三九之數也其長尺此十之數也十勝九陰勝陽也此樂之所止也凡此皆百度得數有常而不變也言百者亦舉其成數爾小大相成此釋其清明象天廣大象地也終始相生此釋其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此釋其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也

山陰陸氏曰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蓋有不可以意致言傳者鄭氏釋之如此是徒見形表而已而遺其精神也周還象風雨樂出於虛而復於虛也若春行秋令炎風暴雨摠至則五色不成文八風不循律矣百度得數而有常者若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粟是也

曰周乎天地之間者五行也播五行於四時者十二律也自春徂夏陽以動土為功樂則始作翕如非象春夏之始乎自秋徂冬陰以作成為事樂則繹如以成非象秋冬之終乎非特此也變化齊一不主故常以象四時之變通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以象四時之周流樂之迭相為經四時之迭起是也樂之還相為宮四時之無窮是也以至分律而序之終於無射始於黃鍾分同而序之終於夾鍾始於大呂分舞而序之終於大武始於雲門 又曰其絲多者其聲濁其絲少者其聲清故宮以八十一而最濁羽以四十八而最清此五聲之清濁也其管長者其聲濁其管短者其聲清故自黃鍾至中呂為濁從蕤賓至應鍾為清此十二律之清濁也

廬陵胡氏曰如詩歌清廟維清言樂與德皆清明也如詩奏文武樂與德皆廣大也

金華應氏曰自反情和志以下即樂以養其內而謹其所感於外也自發以聲音以下備樂以形於外而發其所養於內也清明者天之氣樂之激如者象之廣大者地之體樂之翕如者象之終始周還者四時風雨之變樂之純如者象之合之則象兩儀分之則象四時增以中央土則為五行分以四隅則為八方五聲配乎五行之色故各成文而不亂八音配乎八卦之風故各從律而不姦自是衍之而至於百則百度各得其數猶八卦至於六十四而其變無窮也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

器物之度各有數焉不止晝夜之百刻也曰不亂不姦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姦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為經言其變而不窮也順其常則能極其變矣

慶源輔氏曰上既言樂作矣故此言樂之理樂之清明則象夫樂之廣大則象地此可以默識而不可以言傳始終終始則象四時周還回復則象風雨風雨之生物不一而止故樂之周旋回復似之不曰始終而曰終始以見相生無窮也此其所以象四時色疑聲字支誤也五聲成文而不亂言在樂者也八風從律而不姦言在天地者也百度得數而有常言在人者也終又雜舉在樂者言之度量衡皆生於黃鍾之宮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鄭氏曰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

孔氏曰樂行而倫類清美矣人聽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變移敬惡之風改革昏亂之俗而天下皆安矣

張氏曰正樂既行故人倫之道清不視聽姦亂故視聽聰明口臯心知百體皆由從正故血氣和平風移俗革移是移徙之名易是改易之稱文王之國自有文王之風桀紂之邦亦有桀紂之風桀紂之後文王之風被於紂民易前之惡俗從今之善俗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

長樂劉氏曰樂之道行而人倫清矣非禮勿聽則耳聰非禮勿視則目明非禮勿言則氣平非禮勿動則體暢移風易俗而天下皆寧

嚴陵方氏曰樂行言樂化之行也倫清言人倫之清也蓋樂行則天下和而不乖和而不乖人倫不為淫風所動汙俗所染故清下文所言皆其事也耳聰則是非可以審目明則真偽不能蔽血和則憂樂無所乖氣平則喜怒哀作自一人之身達之

天下國家則倫清之至也

馬氏曰倫者理也言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樂行而倫清言其莫不和親莫不和順莫不和敬也耳目聰明言不為外物所誘也血氣和平言不為外物所觸也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樂之效也

曰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樂行而倫清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確乎鄭衛之音不能入而雜之也以之行乎一身耳目聰明於其外血氣和平於其中則中國雖大若出乎一人矣以之行乎天下移風易俗於其始天下皆寧於其中則天下雖廣若出乎一家矣國語曰夫樂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其耳目聰明之謂乎傳曰樂者所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其心其血氣和平之謂乎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絳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夫以一匹夫之歌猶能感人心如此又况人君

擅天下利勢而以先王之樂感人未有不移風易俗者矣太伯之於吳率以仁義化以道德而風俗移易舉欣欣然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一國尚爾况天下乎楚越以好勇之風成輕死之俗而有蹈水赴火之歌鄭衛以好淫之風成輕蕩之俗又有桑間濮上之曲姦聲尚爾况和樂乎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信矣苟卿言樂行而志清自人言之也此言樂行而倫清自樂言之也

慶源輔氏曰上既極言樂之理故此下以樂之功效以結之倫理也清明也倫清言人之倫理清明而無曖昧紛亂之患自一人之身言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自天下之太言之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樂之功效至此極矣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欲謂淫邪也

孔氏曰前經言正樂感人此經明君子小人各有所樂故因上起下之辭所以名樂者是人之所以歡樂也君子所樂在於道得其道則歡樂也小人所樂在於欲得其欲則歡樂也若君子在上以道制欲則意得歡樂而不有昏亂若小人在上以欲志道則志慮迷惑而不得歡樂

張氏曰引舊語樂名廣證前事因其人所樂而名為樂人心不同故所樂有異有異而名通故皆名樂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樂用仁義以制小人之欲則天下安樂不敢為亂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則小人肆縱其欲志於正道天下從化皆為亂惑不能安樂

河南程氏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五、三、六

記論卷九十六

十五

馬氏曰君子小人為樂則同所以為樂則異君子者從其大體者也故樂得其道小人者從其小體者也故樂得其欲道者出於天下之公欲者出於一人之私君子以心導耳故以道制欲樂而不亂小人以耳導心故以欲志道惑而不樂

長樂劉氏曰樂者樂其禮之盛行也不曰樂得其道乎小人由之以享五福不曰樂得其欲乎  
嚴陵方氏曰君子能知樂之情故由情足以得其道小人徒見樂之文徇文止能得其欲道與欲所得皆樂也然道有義故足以制欲欲既制則其樂不流而治生欲無窮故至於志道道既忘則其惑不解而憂生

延平黃氏曰樂由中出不可以為偽樂得其道而正樂興焉樂之由中出者也樂得其欲而淫樂興焉樂之由偽作者也均是樂也而樂有内外在外之樂無常其欲無已無常之樂不赴無

已之欲則憂至焉物累其心又慮其樂之去則惑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此又總言樂之義而君子小人所樂不同以見上所言者君子之樂也樂得其道則和平恬愉此樂之真也樂得其欲則沉湎淫佚此樂之流也樂本於道則欲不行故和平恬愉而不亂樂本於欲則不復有道故至於耽惑而已豈真可樂哉

廬陵胡氏曰以道制所欲易所謂窒欲以欲忘道曲禮所謂從欲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鄭氏曰方猶道也

孔氏曰前經明君子小人所樂不同自此至為偽明君子躬行善樂也反己多欲之情以諧和德義之志寬廣樂之義理以成

就政教之事正樂興行民皆鄉仁義之道人君如此可以觀其德行矣

長樂陳氏曰反情以和其志則是志以道寧而其仁足以成己廣樂以成其教則是以樂教和而其習足以成物樂教行於上而民鄉方於下則上所廣之教無非德教下所鄉之方莫不背偽而趨德豈不可以觀之哉 樂書

延平黃氏曰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欲廣樂以成其教則以道制人之欲

嚴陵方氏曰君子所以反其情和其志豈他術哉亦以樂而已且情出乎性性則得之天者志生乎心心則存乎人者反其在天者然後可以和其在人者 刑則繼之以比類以成其行者學之事此則繼之以廣樂以成其教者教之事

馬氏曰反其一己之私情而和其在内之志則足以成己然而

未見其足以成物故廣樂以成其教所以和人心而有以成物也則樂行而民鄉方矣其效至於民鄉方君子之德斯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反情以和其志養其在內之樂也廣樂以成其教作夫在外之樂也自內而達諸外則樂行矣樂行而民知鄉方則君子之德著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

鄭氏曰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為樂也孔氏曰德在於內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為德之光華也非器無以成樂故金石絲竹為樂之器也詩謂言辭說其志歌謂音曲以歌咏其言辭之聲哀樂在內必形於外故以舞振動其容樂之體有此三者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是詩言志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則永歌之是歌咏其聲也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是舞動其容也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三者相因原本於心先心而後志先志而後聲先聲而後舞聲須合於宮商舞須應於節奏乃成於樂故曰樂氣從之

張氏曰樂氣詩歌舞也君子前有三德為本於心後乃詩歌舞可觀故云然後樂氣從之

長樂陳氏曰先王作樂以崇德奏之於詩為德言詠之於歌為德音形之於舞為德容故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豈皆是以既德之實耶不過形容其英華而已樂出於虛寓於實寓於實則八音麗於器故凡物之盈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若浮皆得效其響焉記論八音多矣舉其始言之不過曰施之金石要其終言之不過曰匏竹在下兼始中終言之則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喜則咏歌歌也者



志之所形也樂則舞蹈舞也者蹈厲有節而容成焉者也蓋詩  
為樂之章必待歌之抗墜端折然後其聲足以合奏歌為樂之  
音必待舞之周旋詘信然後其容足以中節古之教六詩者以  
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以六德為本故自樂器推而上之  
及於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也以六律為音故自樂器推而  
下之及於歌咏其聲舞動其容也由是觀之聖人非惡歌也惡  
其酣爾非惡舞也惡其屢爾故酣歌常舞而書儆之屢舞蹻蹻  
周詩刺之三者皆本於心心合於氣故本於心而樂氣從之  
嚴陵方氏曰五常性之所有也非德無以得五音德所寓也非  
樂無以發發而為華然後散而為器然器不止於金石絲竹特  
舉此以該之有言有咏有動皆氣之所使也所以使氣者心而  
已故曰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憂氣亦本於心然樂以樂為主  
故特言樂氣而已

馬氏曰德者出於天命之性而非人之力也故曰性之端

慶源輔氏曰端猶孟子所謂四端也華即下文所謂英華也德  
出於性故德者性之端樂以章德故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  
又樂之形於下者也此總言樂之始終又言樂之本於心詩言  
心之志歌詠心之聲舞動心之容與詩大序所言同意樂之氣  
謂和氣也樂由陽來豈無氣乎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  
以為偽

孔氏曰情深謂思慮深遠文明謂情由言顯志意蘊積在中故  
氣盛內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神通也氣盛謂手舞足  
蹈是也化神謂動天地感鬼神也和順積於心中言辭聲音發  
見是英華發外也此據正樂若善事積於中則善聲見於外惡  
事積於中則惡聲見於外若心惡而均善聲之善不可得也故

云唯樂不可以爲僞僞謂虛僞

長樂陳氏曰情形於言而爲詩則情深而文明者詩之不可以爲僞也氣歎不足而爲歌則氣盛而化神者歌之不可以爲僞也內樂而外應之爲舞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者舞之不可以爲僞也三者一本於誠心而已誠則明明則能變誠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變化代興之謂天德蓋文者理之所寓而情出焉者也形者神之所舍而化出焉者也情顯於文故情不深則文不明氣合於神故氣不盛則化不神情深而文明是以誠心闡幽也氣盛而化神是以誠心微顯也然舞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天道兼焉豈非誠心積而爲變化之天德歟

嚴陵方氏曰樂有情則有文有氣則有化其情深然後其文明其氣盛然後其化神蓋中外之理然也情深氣盛則樂之和順積於中文明化神則樂之英華發於外所積者和順則知所發者無乖無逆所發者英華則知所積者有本有根矣是皆有諸中然後形諸外故言不可以爲僞也

慶源輔氏曰情深故文明氣盛故化神文明謂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有是心則有是聲有是聲則有是樂紂靡靡之樂彼豈不知爲鄙耶故曰唯樂不可以爲僞武之未盡善亦以是故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

鄭氏曰文采樂之威儀也

孔氏曰前經論志聲容三者自此至始也廣明舞之義理與聲音相應之事心動而有聲聲成而爲樂是樂由心動而成也樂本無體由象而見是聲爲樂之形象聲無曲折則大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動其本則心之動也樂其象則亦樂之象也

治其飾則亦聲之飾也以此三者結上三事

長樂陳氏曰心靜於自然而樂動於使然故曰心之動樂之本則隱而其聲則見故曰樂之象聲之單出則質必待文采節奏為之飾也 又樂書曰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始是知詩與歌舞合而為樂皆本於心焉故曰樂者心之動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形於聲則聲寓於器而非器猶為之象而已青與赤謂之文五色備謂之采則文於采為略采於文為備止樂謂之節作樂謂之奏則奏於樂為始節於樂為終要皆非聲之質也聲之飾而已君子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動其本之謂也施於金石越於聲音樂其象之謂也省其文采廣其節奏治其飾之謂也

廬陵胡氏曰前論舞與聲心相應故此又言樂之心見於舞

變源輔氏曰此足以見樂之所以不可為偽也見乃謂之象有

是聲則樂之象見矣樂有是象故因以文采節奏飾之而為樂動其本猶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也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六

曰反去淫溺之情而調和其志比擬善類以成己之

行不接心術心不存念也反情於內則不以欲忘道故足以和

其志比類於外則必資人成己故足以成其行反情以和其志以下又曰

在己則奮至德之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地則著萬物之理



